

道德經純陽真人釋義

（出續道藏）

道可道章第一

道可道。。非常道。名可名。非常名。無名天地之始。有名萬物之母。故常無欲以觀其妙。常有欲以觀其徼。此兩者。同出而異名。同謂之玄。玄之又玄。眾妙之門。

道乃混元未剖之際。陰陽未分之時。無天地以合象。無日月以合明。無陰陽以合氣。無造化以合其道。者是箇道字。可道。心可道其妙。而口難道其徼。謂之可道。道不可須臾離。而瞻之在前。忽焉在後者。是可道底。仰之彌高。鑽之彌堅。如此之玄。非空於玄。而實有玄之之妙。如此光景。豈是口可道。只可心領會。而心可道。非常道。是心可道之道。非尋常日用五倫之道。非治國安民之道。非天地化生之道。非陰陽順逆之道。者箇道。豈是有作有為尋常之道。故曰非常道。名。何謂名。無動無形。無機無化。無極無虛。無空無相。者就是名。名不知其為名。故名也。可名。是心名其名。難謂口可名其名。心領神會。可名其名。謂之可名。非

常名。是心之名。非有形有相之名。虛中虛。空中空。虛中有實。空中有相。只可意取。不可聲名。非口名其名。非一切有影有響之常名也。連有影有響。算不得此名而況有實具者乎。只在先天中求先天。者就是可道之道。可名之名了。連先天中之先天。還算不得道名二字。就是強為道為名。只是不開口。者就是道之可道名之可名。此二句方是道經老子之意。方說得其奧旨。者纔是非常道。非常名。無名天地之始。天地之始。是混元純一不雜。一團底性中之性為之始。連天地也在後生。連陰陽也在後剖。那時節纔是無為之始。天地二字都合不上。者是太上恐後人不知所以然。強安天地二字在此句之中既無名之始。何嘗有天地之形。既無天地。又何為無名之始此天地二字。要另看。那時節。有天地之性存在中。而無天地之形者就是無名天地之始。有名萬物之母。者箇萬物。在外講。就是天地化生之道。夫妻。父子。君臣。朋友。化育之理在內講。體道。乃得此中之根本。現如意之光。珊瑚瑪瑙珍珠。寶石之相。要在一箇字上求。方有萬物。者是箇中有為萬物之母。者是箇實中求虛而虛中返實底景象。也說不出有為萬物之母妙處。要體此道。體此名。方知母之奧妙。此正是有為萬物之母了。俱

是箇虛靈中景象。是箇有名底萬物。從混元之母而生。故曰有名萬物之母。故常無欲以觀其妙。因有母而化生出萬物。纔道一箇故字。因故。而實中纔生出一箇虛無底境界故吾常無欲以觀其妙。不從萬物中來。安得從萬物中而觀妙。者就是慮而后能得。那箇莫顯乎微。又得那箇莫見乎隱。者纔是箇天命之謂性。率性之謂道。到此率性底地步。吾故能常常無欲以觀吾道之妙。故曰故常無欲以觀其妙。常有欲以觀其微。微非耳目口鼻之微。乃生死存亡出入必游之微。所關甚重。所係非輕。此其微也。吾若有欲。而身不得道之妙。從世欲。中出入。此亦微之門也。吾若無欲。而心領神會。得道之妙。皆從此道之妙。而求其道妙之微。任其出入關閉。皆由於我而不由於微之督令。自專之權柄。者就是在明明德。而止於至善之道。吾方能常常去有欲之心。以觀吾道之微。此微朵從母字中來。上妙字從始字中出。總是元始之母。而生妙於微。皆從心可道之道。從心可名之名。而合於始生之母。方得到一箇妙字。知其微之自然之微。非造作有欲之微。此兩者。豈不是同出之門戶者也。妙於心。而微於意。同其玄之又玄底境界。在那箇罔圖之時。溶化之際。而不可道其道之妙。而不可名其名之玄。都

玄而又玄。到無為之始無聲無臭底時節。惟精惟一。言那箇能體道之士。慎篤之輩。除此安得入眾妙之門。篤信謹守。抱一無為之始。以心道其道。以心名其名方得入其門。知其妙。以悟混元之母。而得其至妙之微。此之謂其道也。嗟乎。道之義大矣哉。而復無其言。

天下皆知章第二

天下皆知美之為美。斯惡已。皆知善之為善。斯不善已。故有無相生。難易相成。長短相形。高下相傾。音聲相和。前後相隨。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。行不言之教。萬物作焉而不離。生而不有。為而不恃。功成而弗居。夫惟弗居。是以不去。

天下皆知美之為美。斯惡已。皆知善之為善。斯王善已。天下皆知。是抱道之士皆知。非尋常之人皆知。要體認此理。美。是到了美處。為美。是到了極美處。到盡頭田地。若知靜而知美。不知靜而不知美。既不知靜而安得知美。既不知美。而惡從此斯生已。善之為善。是善能達道者。方能知善。那不達道者。安得能知善。既不知善那不善從此斯生已。善美是知其微。美之為善。是到了知微底虛靜處再加潛修。惡與不善。俱化於為美。為善。就知

極美之妙。極善之妙。美不知斯惡。善亦不知斯不善。到了美而知其極美。到了善而知其極善。如此抱道故知其有無相生。是陰陽反覆之理。一定而不可移。人稟無中生有而來。亦抱至道。從有中而反無。方知盡善盡美。美善不知。是有無相克。盡其善盡其美。故有無相生。吁嗟乎。大道之難。鋼堅石固。成之亦易。難也得到易也得到。同到彼岸。豈不相成。大道無二。豈不相形。有何長短。正人行邪。邪亦入正。邪人行正。正亦入邪何患長短。傍正底路。高下相傾。是水往下。高也到此。下也到此。沒有有二底法門。音聲相和。是抱道者。彼唱此和。此唱彼和。言其心意相和同懷至道。前後相隨而不離也。如此懷道底聖人。方以無為而處事。心領神會。而行不言之教。萬物作焉。而不離我規矩之中。萬物生於無為。又何嘗有中生萬物。春到。動植自生。不假作為。就如人到。靜種子自現。又何嘗有作為。自生而不知其生。故生而不有。此有名無質之秘物。方能自知其美而爭美。自知其善而爭善。若為方知其。有美有善。既性中為到有萬物時。而不可恃其有。有了方得。得後功纔成。成其一。而無所以居之。是混其體。而無其質。既無其質。就無所可居。既無可居。夫惟弗居。一得永得。

是以不去。此養自己元神。而居無為之境。生於不有之時。方能知其盡善盡美。故有無相生難易。長短。高下。音聲。前後。相成。相形。相傾。相和。相隨之景象。是以聖人方能處無為之事。行不言之教。如此。無為不言。萬物方能現象。不離混一之中。故生而不有。為而不待。功成而弗居。夫惟此弗居。是以纔養得吾身而弗去。使天下養身者。不得外於此。

不尚賢章第三

不尚賢。使民不爭。不貴難得之貨。使民不為盜。不見可欲。使民心不亂。是以聖人之治。虛其心。實其腹。弱其志。強其骨。常使民無知無欲。使夫知者不敢為也。為無為則無不治。

此章安爐立鼎底說話。不尚賢。不禮有德之士。此是外說。內說。不親於外。而惟知有內。外若尚賢。而民就有爭競之端。內若尚賢。而心就生人我之念。內外不尚賢。民爭就息。我若不生者爭心無法可法。惟不尚治之。不貴難得之貨。使民不為盜。難得之貨是稀奇之物。人見即生貪心。豈不懷盜心。此外講也。內講是目內觀。無著於物我之貪。心從何染物。故不為外欲。盜念就無物而生。世之財物。人

人愛底。一見即欲。不見不欲。人之心就不亂了。我無見。我就無欲。使我內顧之心。無馳於外守惟精惟一。只知有道。而不知有欲。如此。是以聖人之治。苟能不爭不為盜。方能降伏其心。使猿馬不外馳。不生欲。若是纔得虛其心。能虛心。只知飽食煖衣。除此之外。不生一點雜念。實我之腹。弱我爭盜之志。強我體而守我鼎。養後天之藥。以補我先天之靈。常常使我無知無欲。存一念於靜中。故不敢為爭為盜。以亂我之心。以作無為之道。若有為民。就有爭。有盜。有亂之心。從此而生若以法度治他。在治之時。其爭盜亂之心不敢起。過治之時。依舊復萌。惟為無為。不但爭盜亂之心不起而且不萌。若如是。不但民可治。而大道亦可以成矣。惟無為則無不治。痛也夫。養心之要。煌煌於章句之中。胡不勉勉而參求。外治民而內立鼎。以生堅固之心。遇火不避。遇水不回立焚立弱。就死而不生退。心如此方能造道。不辜負吾輩。講五千言之秘要。

道沖章第四

道沖而用之或不盈。淵兮似萬物之宗。挫其銳。解其紛。和其光。同其塵。湛兮。似若存。吾不知誰之子。

象帝之先。

此乃見道之實。知其味。得其理。充塞乎天地。飽味乎己身。故沖滿於體。而用之不窮。已知有道。而不可滿。一滿。而其得妙有幾。不能已精而益求其精。已妙而益求其妙。守道不盈。則知淵源之妙。方明道之宗旨。而知萬物之本源。此大聖人方能。稍有盈則溢。或者有堅其志。不至於盈。而方能造到大聖人。知宗萬物者也。豈不淵乎。到此一步。不可效子路之勇。進得勇。而退心易生。勇進則用於心。使心勞而退念出。效顏子之默。不用於心而用於神。故銳鋒而自挫。不知有銳。亦不知挫銳之心。其外之紛不能入。外紛不入。不待解而紛自無。不外於默。一默。諸紛不能亂我之神。擾我之神。分我之心。散我之氣。耗我之精。不亂。不擾。不分。不散。不耗。如此性光方現。使我靜內生光。纔能知其妙。明其理。方得深入其奧。沖而用之。到沖底地步。纔叫作和。人煉形如地靜寂不動。纔叫作同其塵。塵。土也。地也。地屬坤。乃煉坤之質。從陰中求出點陽明之象。現而為光。光生則坤靜。坤靜則湛兮而成道。道非無。無而若存焉。嬰兒一現。我不知是誰之子。在杳冥之中。我不知有我。而安知辨別其子。帝。我也。要返於一來之際

而復我本來面目歸於無始之先。合道以為我。合我以為道。纔叫作道沖而用之。嘻嗟夫。子等學道者。要飽味乎身心養浩然之氣。充塞乎天地。不盈乎志。不挫其銳。不解其紛。無鋒不挫。無紛可解。到其同塵之寂靜。而知性光之沖和道不知為道。子不知為子。那時節。子不欲會吾。吾欲會子耳。同其聲。同其應子是吾耶。吾是子耶。總不外道沖而用之。吾與子也者景象。知道之妙。明道之理。深入於道之奧。不但吾與子。而充塞乎天地之外者也。

天地不仁章第五

天地不仁。以萬物為芻狗。聖人不仁。以百姓為芻狗。天地之間。其猶橐籥乎。虛而不屈。動而愈出。多言數窮。不如守中。

此章是用默。以歸於不言。而心神領會其至道之妙。用意如繭。止存其性而不知其身。天地乃至高至厚。居無德之體。恩澤布於萬物。而無施仁之心。不仁是天地無容心。以仁施萬物。萬物得天之太和。故生之育之。長之成之。此天地仁也。乃天地容萬物。而萬物感天地化育之德。不有形跡。是上德不德。上仁不仁。不仁處。正是為至仁也。天地以不仁長存。修身之聖人。效天地之不仁。運化育於一身。

百姓指一身而言之。非他是我之意也。身為國。心為君。意為民。心以無為化身。意以無為守法如此是仁也。冥冥之中。不見施仁。是聖人效天地上仁不仁處。而修己。故乃以百姓為天地之芻狗。天地不仁。無聲無臭。高也。明也。博也。厚也。此天地之仁也。而萬物感之不見其仁。此所以不仁處。而仁大矣。此所以不見仁。而仁宏矣。此是天地之修。亦是天地之橐籥。為天地尚以無為橐籥。為人修身。可不效天地。以無而為橐籥。天地之間無何以修身。其猶橐籥。而以無為為之乎。是以修身。用虛而不屈強為之名。用虛以修者。領虛之美。得虛之妙。無處強名。無處強道。虛之極而動方生。一動愈出。美而愈知其妙。到此難言矣。多言而無可言。故數窮不如知我之美會我之妙。抱我至中至道。而守我冥忘之理。常存真一之氣。以樂天真。豈不謂聖人修身。效天地之不仁也哉。虛之理妙矣。天地之不仁。仁矣。玄玄乎至大至剛也。

谷神章第六

谷神不死。是謂玄牝。玄牝之門。是謂天地根。綿綿若存。用之不勤。

此章是體道之實。知道之微。用道之妙。登道之岸。

從虛而入。根上章而來。虛而不屈。動而愈出。是者谷神之源。譬如山。四面皆是聳嶺。中是深谷。落葉聞聲。人身上下皆實。惟中常虛。將谷譬言之。山谷聞聲。乃山之虛神耳。山有虛神。故千萬年無更變之端。目今如此千載之後亦如此。人之修身。當推此理。一箇幻身。只有中之內一點靈氣。四肢百骸。皆是無用。若有嗜慾。虛靈就被他埋沒。終日用心。勞碌於外。神從耳目口鼻舌身意散盡。安得不死。若求不死。須問靈神。靈神所居。上不在天。下不在地中不在人。在虛靈不昧。一點真性之中。近學者不知說出多少落地。上降下升。用性光會合。黃嫗牽引。為坎離交參。一點金液發於玄牝。玄牝生芽。方得性命歸宗。樂於冥忘之間。從吾性中見出。是不昧之性。非氣質之性。要點下落。須遇高人。高人指點。如夢初覺。如醉方醒。得來不費半文錢。若求庫藏無處覓。非他言難易相生不可求輕得。玄牝之門。在空谷之中。視之不見。聽之不聞。瞻之在前。忽焉在後。在無聲無臭之間。鉛汞合一。方知下著。此理深淵。似日月運行。東出滄海。西沒窮谷。晝夜反覆。無息而住。此理即是身中下落。水中取金。火中取木。金木相併。譬如月感日精而光生。日返月華而晦出。俱是造化之氣

所感。身中豈無真一之氣而生。上不上。下不下。中不中。在杳杳之中。而生真一之氣。引上接下而歸黃庭。此庭之名亦是多了。纔叫作天地之根。要歸甲子周流。去而復返。返而復去。身中要金木降升。離而合。合而離。離合之妙。在於真一之中。真一之源。在於一點性光之內。性光之居。在於虛靈之中。虛靈之神。在於空谷之間。空谷之處。在於幻身之中。幻身常無。神乃得一。神一。而性命方來朝宗。性命合。而魂魄潛跡。收來入神。方能雪光。雪光一出。便是慧照。慧照無閒。纔是綿綿若存。使之不窮。用之不竭。纔如山谷。常靜而存神。是謂綿綿若用心存。就不是了。要似若閒耳。勤字。莫作勤苦上看。此勤是綿綿不絕之意。用之不勤。是無窮無盡之妙。而無刻暇。是體我之道。樂我之妙。豈不綿綿而用之不窮。人生在天地間。返天地之化工而成真。抱真以合天地。人之玄牝。是天地之根。天地之根。亦是人之玄牝。總不過要人明天地之理以修道。返道以合。天地方是谷神不死章之旨。

天長地久章第七

天長地久。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。以其不自生。故能

長生。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。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無私耶。故能成其私。

此章因稟公而無私存。聽其物之消長。隨其生也。殺也。無容心於物。以靜治之。天之職蓋。地之職載。以無聲而生。故能長且久。在於不自生。以聽萬物生育。隨天地之氣感之。隨其萌敗。故不耗天地之元精。方能長生。是以聖人體天地而修吾身。先以靜御氣。後以精養身。無身不成道。有身不歸真。先以靜而抱真。後以後天而養身。纔是後其身。而身外之身方得。先外我之假身。而存我之真形。無他乃一靜而存。無私於物耶。天地以無私而開。人以無私而合。天地無容心以感萬物。聖人效天地。亦無容心。而抱全真。總不過要人心合天地。天地以清虛之氣而轉週。聖人以清虛之氣而運動。天地能長久。聖人法天地。不能長存。無是理也。故能成我無私之私。以靜而守我真形。待天地反覆之時。而我之真形無壞。此所以天長地久。聖人合天地而長存。只是無私心於物。存無聲無臭於身。其真乃成。

上善若水章第八

上善若水。水利萬物而不爭。處眾人之所惡。故幾於

道矣。居善地。心善淵。與善仁。言善信。政善治。事善能。動善時。夫惟不爭。故無尤。

此章要人修道若水。水乃無心之物。善字。百福之根。上善底。無事不無規矩。諸事無外感應。水滋物。無容心人所惡底污穢之地而水不爭。內功用水而若水。如是故不爭。者等人。可幾近於至道也。下七句有兩說。外說。人能持善。不擇善地。而地善也。人善地善。豈身不安乎。心存善而心公。一公。心淵於海。而無物不容。心善。方能人善地善。七句中在心字。與善仁。他本改作此人字看。吾不然與。普也。心存善無處不普。普與善。無處不仁。作人字便輕了。言善信。心存善。出言必善。心存善。為政必化而治矣。百姓無不瞻仰。心存善。作事無不中節。心存善。有道則見。無道則隱。一動無不合時。如此夫惟若水之不爭。故無尤。居善地則心安。心善淵。則神定。與善仁。則義存。言善信則志立。政善治。則化普。事善能。則無惑。動善時。則天命知。若是可近於道矣。此外說也。內說。心正意誠即是善字總領。水是圓通底。修道如水之圓通。正誠圓通。無道不成。水乃養命之源。水升火降。聚則結為金液。散則無處不周。如滋養萬物一般。雖污穢之所。無不沾之地。乃絳宅。一

善則身外之身。處而安之。存正誠。則心淵而冥之。存正誠。則意外意。周流用之而不窮。存正誠。我之魂魄無不為我治。合之而成真種子。一有性中景象。乃吾之事也。惟我能知。他人安能。存正誠。入於冥忘性發而後動。方知命歸根。此其時也。要圓通若水。可動則動。可靜則靜。善能正誠圓通。動靜方得隨時。無人無我。安得有爭。夫惟不爭。幾成於道。故無尤。無尤若水。方能上善。方得如此。信道之不浮矣。

持而盈之章第九

持而盈之。不如其已。揣而銳之。不可長保。金玉滿堂。莫之能守。富貴而驕。自貽其咎。功成名遂。身退。天之道。

此章修身之要。要人有道而不自滿。持真而無驕心。入性之後。任其自然。在冥忘中。不知其有。如是乃得道之士。初入道門。有此數病。持。是有了勇猛向前。不知進退。故至於盈一盈。不知其住火。而使其盈。不如不修。此句上合其天。而同天之虛無。體無始之真。只是中和以修之。方成久持之功。而無漏洩。銳。乃趨進之心。及不可持。其心揣之而無保。因銳也。富貴。乃涵養之功。用之不窮。

取之不竭。若驕之。前若水之功。豈不自養。而安能成無極之道。合我本來面目。故使我常常綿悟。而丹之液。金也。玉也。久在虛氣之中。故守之。得其常存。少有驕心。則不能守。而洩天元一炁世辭之矣。要久守。除非退其身。方得成我之功。遂我之名。而合天地萬物造化之樞機。返無極之至道。乃得常持而不盈。能保能守。不致於漏其真。洩其元。一混合其天。不外中和之旨。

載營魄章第十

載營魄抱一能無離。專氣致柔。能嬰兒。滌除玄覽能無疵。愛民治國能無為。天門開闔能為雌。明白四達能無知。生之蓄之。生而不有。為而不恃。長而不宰。是謂玄德。

此章體道之實。周徧內外。使魄成真。一團性光內照。無中尋有。以樂天真。抱真一道。而永住黃房。如嬰兒。無知無識田地返其太無之始。以滌除瘴魔。保我無極大道。以合天地。方得愛我真一之元。治復我身心並一切凡想無放於外。纔能開其天門。閉其地戶。以養我一團太和之氣。上合天之清浮。下合地之重濁。中澄我之身心。不空我本來面目。方得自明其明。自復其復。一點陽神。周徧六合。通

天達地。無所不照。無處不普。纔為真人。於是生之氣。蓄之神。生氣於無為之中。冥冥忘忘。為之而不恃其可道之道。可名之名。故長生。而天地神明。。所以玄之又玄。無處主宰於我。是謂玄德。不由天。不由命。而由我一點道心。誰能似此全德全玄。而不改初心豈非。神也。仙也。

三十幅章第十一

三十幅共一轂。當其無有車之用。埏埴以為器。當其無有器之用。鑿戶牖以為室。當其無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為利。無之以為用。

此章要人外靜而內動者也。車乃載重。腹內輪轉之物。從舉步至千萬里。其形隱若泰山而無可撼。聽其腹之轉動。若周天移星換宿。周而復始。此陰陽變化之樞機。而車不知己之動。隨輪之轉也。埏埴。乃土之平。而無造作之功。聽其自然。隨人造作以為器。借水火以成形。室乃人之居。若不開牖其室不明。三者車不知為車。聽其輻也。埏埴。聽其器也。室不知為室。聽其牖也。輻乃車之黃庭。器乃埏埴之黃庭。牖乃室之黃庭。車無輻不行。埏埴無器不用。室無牖不明。人無中宮不生。輻壞車敝。器壞埏埴亡。牖壞室崩。中宮壞氣斷。車修輻。埏

埴修其器。室修其牖。人修其中宮。此四者。當無以為車。為器。為室。為人。既無為。將何修之。故有之以為利。有利必死。無之以為用。無用必生。此乃修身之譬。修真之要端也。隨氣之生。無隨心之死也。炁益身仙心旺軀死。總不過要人留氣而去心者也。

五色章第十二

五色令人目盲。五音令人耳聾。五味令人口爽。馳騁田獵。令人心發狂。難得之貨。令人行妨。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。故去彼取此。

此章教人觸物不著。一心內聽。收神。收身。收心。收意。五色。是內五臟。五音。是內五行。五味是內五行中藥物。馳騁田獵。是內五朝元。難得之貨。是內一點靈明。聖人為腹不為目。是內觀。外不著。五色雖言外。而其意在內。凡人順行。外著五色。天目閉而凡目開。豈不盲乎。內和五臟。使真一柔順。不染邪氣。而如天中五嶽。立極陰陽。億萬年不朽。五嶽之氣。和而上昇。與太和交合。故不敗常存。土中生水而滋養流通萬國。此要緊之脈。如人五臟。不使其枯。常潤其中。脈絡周流遍身。脈清則氣和。氣和則道立。道立則基地固。基地固則

外色彩。一彩則世之五色。一毫不著。二目光明。豈能盲我乎。目乃神之門。門戶高大。神守其宅。魔豈能入。魔既不入。神明內聽。則五聲了我之明。不向外馳。而炁方得來朝。炁一朝。酸甜苦辣。吾自啗之。豈他人得知。實實得其中奧味。任其金木來交。五行聚合。方產紫英。其貨一得。聖人只知有內。忘其軀殼。豈有目於外。耳於外。口於外。心於外。行於外乎。聽而不知其聞。食而不知其味。到無聲臭時。色豈能著我目乎。聲豈能聽我耳乎。味豈能聽我口乎。馳騁田獵。豈能亂我心乎。奇珍異寶。難得之貨。豈能動我念乎。修真之子。一心內守。外判陰陽。靜體無極。返混元於我腹之中。出其身於太虛之上。故去彼之色音味馳騁難得之貨。而取此中之色音味馳騁田獵難得之貨。靜中生之育之。養我之清氣。助我之靈根。守我之神明。出我之真身。以我合天。以我合全。以我之道而同太空。總從為腹而不為目。方得取真一之性。而生其命。就是天上仙子。不過是斷外接內四字。以歸於空。從空中返有。日月合明。而成其道。道之成。在於耳目心三字。三者聚而成道。散而成鬼。可不慎乎。嘆其人為此而喪。守此而生。聚此而成。諸子勉之慎之。

寵辱章第十三

寵辱若驚。貴大患若身。何謂寵辱。辱若下。得之若驚。失之若驚。是為寵辱若驚。何謂貴大患若身。所以有大患者。為吾有身。及吾無身。吾有何患。故貴以身為天下者。則可寄於天下。愛以身為天下者。乃可託天下。

此章要人得失如一。不為此所著。外說榮華為寵。患難為辱。內說無為為寵。有為為辱。深一步說。得靈為寵。失靈為辱。我從空裏得來。孜孜汲汲。惟恐有失。常以驚為念。我道日長而無消化之曰。若遇無知。授之作為是吾辱也。要我洗滌叅求。徨徨然速歸正道。若無驚心。沉於苦海。常存驚。漸歸正去邪。此講人之自盲。吾今日開光。再講內功寵辱。要存真內照。見我本來。是我寵也。惟恐毫釐之差。常存若驚。靈性倘有一念之差。是我辱也。凡人有寵必有辱。惟驚字守之。此驚非怕也。一念不動是驚。一物不動是驚。空中顯相是驚。光中霹靂是驚。有有中無是驚。虛靈不昧是驚。驚難盡述。如此若驚。有寵而無辱也。貴大患若身。有身就無患。無患亦無身。患乃身中出。身從患中生。一靜之後。絲毫運用。是吾患也。崩鼎者。一患也。痰

絕者二患也。火炎無水者。三患也。四肢不動者四患也。目眩而無光者。五患也。氣不接者。六患也。口不能言者。七患也。五臟炎枯者。八患也。有骨無肉者。九患也。不明大道者。十患也。此患皆從後天之身而來。亦從重命而來。若輕命。輕後天之身。惟重先天身。患從何來。有為患生。無為患絕。貴大患者。是重命入邪之人。人重命。方去修。不管邪正。死死十功。為重命怕死。誰知死期更速。重性輕命。方得無患。命中不得性。性裏常生命。故若驚若身。而貴我真全之理。倘有察處。以若驚而守若身。何謂寵辱。辱為下。元海枯竭。故先天不生。是辱也。後天作而補先天是寵也。得真靈若驚。失本來若驚。是謂寵辱若驚。何謂貴大患若身。所以有大患者。為後天身耳。及吾存先天之身。而無後天之身。吾何患之有。貴以先天之身為天下者。則可以寄其身。而塞於天下。愛吾先天之身為天下者。乃可託虛靈之身於天下。是存道身外凡身。如此寵其身而無辱於身。無患於身。方是清靜常存之道。而無入邪之心。此是修真至妙。願學者勉之。

視之不見章第十四

視之不見名曰夷。聽之不聞名曰希。搏之不得。名曰

微。不可致詰。故混而為一。其上不皦。其下不昧。繩繩兮不可名。復歸於無物。是為無狀之狀。無象之象是為恍惚。迎之不見其首。隨之不見其後。執古之道。以御今之有。能知古始。是謂道紀。

此章是知道。不可以色聲力求之者也。道本無見。不可色求。道本無聞。不可聲求。道本無得。不可力求。道之渺矣。豈能見乎。惟夷然自見。道之奧矣。豈能聞乎。惟希希然自聞道之玄矣。豈能得乎。惟微微然自得。三者。合於天而全於人。不可詰之而窮其理。見於內。聞於內。得於內。精一而見。氣一而聞。神一而得。方為混一。其上皦瞻之莫知其高。其下昧。俯之莫知其淵。言其難聞難見難得之道。上達於天。下達於地中合於人。要體此理。究其奧通其玄。會其無中之有。三家合混初之體。如癡中知癡。醉中知醉。方乃見乃聞復乃得。繩繩然而專心精至。不落頑空。纔有真象出現。是為無狀之狀。無象之象。本真一出。聚則成形。散則成氣。何有實狀。何有實象。故此不著若是。方為恍惚到杳杳然迎之不見其首。隨之不見其後。玄不知其玄。道不知何道。強名不見不聞不事。故曰夷希微耳。古之道者。以身合天。以德合天。以心合天。三者既合。是為真道。今之人口雖言而身未體也。

就雖體不過勞心勞意而苦其形。是謂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。倘或苟能知古人。體元始之初以修身。如是者。乃見乃聞乃得。是謂修道之綱紀。能時時如是。刻刻體此。方能如天之清。如日之升。如月之恆。如松柏之茂。如南山之壽。如此無疆之道。何不體此而黽勉行之。道在不動。道在不行。道在不言。道在不目。道在不耳。道在不心。道在不意。道在不息。道在不知。知內尋知。息內尋息。意內尋意。心內尋心。耳內尋耳。目內尋目。言內尋言。行內尋行。動內尋動。苟如是。皆可上沖。

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

古之善為士者。微妙玄通。深不可識。夫惟不可識。故強為之容。豫兮若冬涉川。猶兮若畏四鄰。儼若客。渙若冰將釋。敦兮其若樸。曠兮其若谷。渾兮其若濁。孰能濁以靜之徐清。孰能安以久之徐生。保此道者不欲盈。夫惟不盈。是以能蔽不新成。

此章是借古之修者敝後之人。古之人從實。無穿鑿。今之人從精莊妙嚴。以作外相。上古修者善士。小心謹慎。故微妙玄通。深不可識。夫微者。道之幽深。故不可識。妙者。道之精粹。不可識玄者。道之難窮。不可識。通者。道之廣博。無所不通。不

可識。此四者。體道者。能搜微究妙。悟妙。玄通徧三界。內外無一不燭。言道微妙玄通。入定內。細細覺察。方得通達。外說達天下。內說達全神之靈。使他暗裏珠明。光透百骸。形神俱妙。與道合真。故無可識。故不識。容者道之體。本來無容。強名為容。豫者。是我虛中用虛。如冬川不可涉。如涉川一樣兢惕。方得不漏。稍放就不能生。猶今若畏四鄰。此乃澄靜本來。猶恐有外魔來攻。如有鄰舍竊取。存敬畏以防之。儼若客修身。如宴有尊客之前。不敢放肆。方守靜。到底澄清。渙若冰將釋。入靜大定時。如履春水一般。防其驚異。恐走失靈根。致生不測。保身之要也。敦兮其若樸。不尚雕鑿。素其玄風。不可搬運身心。存澄靜為用。體元始之理。行元始之事。以神歸元始。以氣合元始。以身化元始。以心意混元始。皆成一炁之樸。曠兮其若谷。廣曠虛中。若太虛之體。為一大竅。任其烏兔東西。炁合自蝕。存靈守真。中中乃得。是我舉動之靈。歸於空谷。渾兮其若濁。本來混一。灰心乃靈。從靈中炁合。復渾。又從此渾中求明。到此明處。人以為濁。惟我獨清。任以馬牛呼之。只自固真一。返其當來。以脫尸骸。方能解脫。不使鬼神專權。惟我自主。始見真神。是內清而外若

濁。以遮凡塵俗目。此穩聖故耳。如此難妙。孰能似古善士者。濁內求清。清中更澄。要時時徐行。弗得貪求。如此清矣。孰能似善士安身心。久久如一。體本末終始。先後不改如初。方似古善士。如此修行。乃可以近道。而生定靜慮得之妙。後之學者。逐一遵行。纔有明德新民之奧理。率性以近其道。盡性以生其道。纔叫做致中和。合天地以育萬物。不過是安之久而生。靜之極而生。者是箇無中有了。從前一一體行。如冰如鄰如客。如濁如川如古善士。方能保此道。保此道者。守中無盈。不盈難溢。倘有妄生。盈乃克生。夫惟不盈。是以能敝其形。敝其心。敝其意。方乃成焉。要人小心漸進。無妄無退。方得學古之善士。行精一無二之功。乃得全真是以偕古人而敝後學者也。

致虛極章第十六

致虛極。守靜篤。萬物並作。吾以觀其復。夫物芸芸。各復歸其根。歸根曰靜。是謂復命。復命曰常。知常曰明。不知常。妄作凶。知常容。容乃公。公乃王。王乃天。天乃道。道乃久。沒身不殆。

此章是逐徑之妙。一層深一層。一節玄一節。要人層層通透。節節光明。致虛極。何也。虛從何來。

從空裏來。何謂極。徹底清為極。何謂致虛極。身心放下為致。身心窈忘為致虛極。何謂靜。絲毫不掛。為靜。何謂篤也。純粹精一。為篤。何謂守。專一不雜。為守。何謂萬物。虛中實。無中有。為萬物。何謂並作。皆歸於一。為並作。何謂吾。靈中一點是吾也。何謂觀其復。內照本來。何謂以得其神而返當來。何謂物芸芸。諸氣朝宗物來朝宗煖烘烘。蒸就一點神光。何謂各歸其根。是從無而生。虛而育。打成一塊純陽常住於中。何謂歸根。曰靜。是有中復無實內從虛。靜者太和之氣。天地之靈。是靜也。何謂復命。返其元始。是命也。覺其本來。是命也。虛空霹靂就是嬰兒团地一聲。是命也。人得此生。仙得此道。何謂常。得之曰常。何謂知常曰明。明得者箇是明。明此理。通此妙。參此玄。得此道。何謂不知常。不明者箇。是不知。何謂凶。不知其靜。不知靜裏求玄。動中求生。有裏著手。故凶也。既不知靜。又得知動。知有此動此有。從靜生者吉。從動裏尋有。有中取動。安得不凶。謂何知常曰容。知常靜之妙。知靜裏常動之微。靜中動。無所不通。無物不容。言其博也。厚也。高也。明也悠也。久也微也。妙也。巍巍乎。煥乎其有道也。就如儒經云。靜而后能安。安而后能慮。慮而

后能得。又如子思云。道也者。不可須臾離也。致中和。天地位焉。萬物育焉。又如顏子有云。仰之彌高。鑽之彌堅。瞻之在前。忽焉在後。又如孟子有云。盡其心者。知其性也。又如釋典云。無無明。亦無無明盡。又如大法云。不出不入。此皆容也。何謂公。無人無我。無聲無臭。普照萬方。惟澄而已。何謂玉一澄乃公。公得其旨。統領謂虛。歸於密室湛寂無為。是為王也。何謂天。金木交併。湛寂真神。無微妄。無微無。無虛中之物。合陰陽之炁。按五行之虛。得天地之和。體清虛之妙。得無極之真。是一天也。何謂道。靜如清虛。徹底澄澄。是為玄。玄之為玄。是為道也。道本無名。借道言真。返之混沌之初。無言可言。無道可道。是為道也。何謂久。無言無道。是久也。何謂沒身不殆。既無言無道。身何有也。無有何殆也。是以為殆。妙哉斯明矣。

太上下知章第十七

太上下知有之。其次親之譽之。其次畏之。其次侮之。信不足。焉有不信。猶兮其貴言。功成事遂。百姓皆謂我自然。

此章大旨在何處。在清欲澄心。何為太上。澄靜後。

返之於純。合元始之初。謂之太上。何為下知有之。諸氣不生。神凝之後。眾皆歸宗。謂之下知。凝結於內。謂之有之。下。乃諸宗也。既知有之。其性鎔也。既鎔親之譽之。何也。要刻刻防之。親也。惟恐有失。關閉來 譽也。要我含太和以養之。存極靜以鑄之。鑄劍之要全在忘中得。靜中採採中忘。是親也。譽也。既親之譽之。何故又畏之。何也我不驚恪恐入於頑空。其空一頑。鼎翻火散。其害不少。是以畏存之。既存畏。又侮之。何也。稍有不純。其藥爆現。侮我之靈。神即分散。是侮也。敬謹固守。養其真靜。純粹精一。抱元合虛。不令其侮。此真趣味。信猶不足。焉有不信。而有動者乎。既靜而信之。又貴言之。何也。我以篤信真靜猶若無言而守也。是無言也。猶之乎貴言一般。何為功成事遂。驪龍得珠。豈不謂功乎。彩鳳驪珠。豈不謂事遂如是諸脈歸宗。情性為一。俱合太和。以無為而使之然也。皆謂之曰。我得之自然而已哉。

大道廢章第十八

大道廢。有仁義。智慧出。有大偽。六親不和有孝慈。國家昏亂有忠臣。

此章大意何說。此意功到方見妙。何為大道。默默

無言。靜極無知。謂之大道。無往不是道。又何廢也。不廢。不為道。廢盡。乃為無極既廢。為何仁義有。廢到不識處。諸脈絡。循規蹈矩。一一朝元。不待勉強而來。不言即仁也。不為即義也。不言不為。合成一處。其中若有仁有義存焉。以無為。其德含容。其量恢廓。豈不有仁義存於中。何為智慧出有大偽。煉己以愚。修行以癡。方得成丹。苟有智慧加之作為。用心用意。勉強胡行。諸魔疊至。諸障肆生。無不作假。大偽生焉。若在愚癡內。生出智慧。諸魔不侵。諸障不出。何偽之有。若煉得愚癡。不識不知。是亦偽也。人身是假。人神是真。有大偽。去其身而留神。謂之大偽。何為六親眼耳鼻舌心意。何為不和。不見不聽。不臭。不味。死心。忘意。謂之不和。既不和又何有孝慈。孝者順也。慈者愛也。順性愛靈。返天之根。天根既得。子孝母慈。和合骨肉。母抱其子。子伏其母。是謂有孝慈。何為國家。身心是也。虛中亦是也。性命又是也。何為昏亂。心不定。入世而昏。心不定。逐境而亂。塵欲內集。怕亂吾中。氣性不斷。先天性不生而昏。凡命不惜。真炁絕而亂。身心定。虛中靜。性命應。定靜應。元神慶。昏於中取於外。外亂內昏。金木相親。外昏內亂。水火相併。昏者

冥也。亂者交也。一冥一交。神仙之道。何為有忠臣。忠臣是意安也。精中華。皓中白。交而純粹合。而杳冥復神於中。內合天形。是為忠臣。

絕聖棄智章第十九

絕聖棄智。民利百倍。絕仁棄義。民復孝慈。絕巧棄利。盜賊無有。此三者以為文不足。故令有所屬。見素抱樸。少私寡欲。

此章申言何也。恐人易看。不留心窮究。故復按也。請其旨要人到上德不德。情欲塵心一毫不著。希聖希賢念頭。一毫不染。盡忠盡孝底意思。都不存毫釐之念到無為地步。是此旨也。何為絕聖。忘神入太虛。何為棄智。忘忘於空。何為民利百倍。無為後諸氣化淳。聽其自然謂之民利百倍。何為絕仁。冥中更冥。何為棄義。除意歸仁。何為民復孝慈。入無為。到了捉摸處。不知己快。不知己樂。聽其生化。謂之民復孝慈。何為絕巧。不自作了然而生枝葉。恐聰明反被聰明誤。何為棄利。不生貪求。恐求盈而反溢也。無為盜賊無有。不聰明不求盈。而無害生謂之盜賊無有。何為此三者。虛空靈是也。何為以為文。不粉飾造作。自作聰明。而求盈。何為不足故令有所屬。以中求中。為之不足。以中求

中。不盈不溢。常常冥忘。不待去求。而自令有所歸。何為見素。不彩之文之。何為抱樸。不粉之飾之。何為少私。不貪之求之。何為寡欲不盈之溢之。總歸純化無育底地步。合於無極之始反歸於空。乃申明上章之意也。

絕學無憂章第二十

絕學無憂。唯之與阿。相去幾何。善之與惡。相去何若。人之所畏。不可不畏畏。荒兮其未央哉。眾人熙熙。如享太牢。如春登台。我獨泊兮其未兆。若嬰兒之未孩。乘乘兮若無所歸。眾人皆有餘。而我獨若遺。我愚人之心也哉。沌沌兮俗人昭昭。我獨若昏。俗人察察。我獨悶悶。澹兮若海。颺兮似無所止。眾人皆有以。而我獨頑且鄙。我獨異於人。而貴求食於母。

此章自知玄玄。獨落根本。只知有靈。不知有身。又何況人可得而知也絕學無憂。絕無有之學抱中而已。豈有憂哉。唯之與阿。惟靈內之根。守純陽之氣。寧無憂之神。與人隔障。可得易聞。欲知之。人而人不知靈神能去幾何。有無相通。呼吸相應。善惡不分。有靈必有神。有神必生靈。善者靈也。惡者神也。相去有何若哉。言其神靜。生靈。靈徹通神。人之畏。畏性不生。畏命不靈。無虛也。無

靜也。虛靜不極。豈不畏哉。我若虛也。虛之極。我若靜也。靜之極。我若極也。極之至。又何畏性命之畏哉。上畏字。我有驚醒。終日惕惕。下畏字。是性命。是虛靜。荒兮其未央哉。荒。非荒也。一物不著。一絲不罣。無天無地。日月暗明。惟混而已。謂之荒也。其未央。恍惚未生。不知有冥。不識有空。如此境界。有何中央。是未央哉。眾人熙熙。若有所得而自快。盈其心滿其志。止於此而已矣。如享太牢。如登春臺。因盈也。因滿也。不知盈滿而自害。我獨泊兮。我到未央時。不敢苟且。愈堅其志。愈恆其心。只執於中。連中也不知。是為泊然其未兆。我到未央時。若嬰兒之未孩。知識不生。聞見不開。嬰不知其嬰也。乘乘兮若無所歸。嬰不知為嬰。此時候有何歸著到寂然之境。靜到寂寞之鄉。眾人皆有餘。為勝心二字。自滿自貪。謂之有餘。我獨若遺。到一境滅一境。入一步殺一步。得一趣忘一趣。知一妙去一妙。自己危微精一。謂之若遺。人到玄玄處。秋毫不貪。飛灰不染。方為若遺。我若遺。愚人之心也。寂然不動。輝輝兮。燦爛於中。冥冥兮。性升於空。沌沌兮。返之混始。歸之混沌俗人昭昭。盈心滿志自以洞然為昭昭也。我歸元始之初。神不知為神。氣不知為氣。虛不知

為虛。入於混然。惟昏昏然不識。若未胎嬰一樣。我獨頑且鄙。此頑非頑也。五行自運天地自交。陰陽自混。乾坤自一。謂之頑也。鄙非鄙也。精粹純一。謂之鄙也。我獨異於人。默默無為。著中不著。異於人而合於天也。混沌合於我。我還歸於混沌。謂之異於人。而混沌同也。混沌之內。惟知有中。母乃中也。昏默之中。採先天精華。含養於內。謂之求食於母。

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

孔德之容。惟道是從。道之為物。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。其中有象。恍兮惚兮。其中有物。窈兮冥兮。其中有精。其精甚真。其中有信。自古及今。其名不去。以閱眾甫。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。以此。

請問此章大旨。此章虛中著實。空中生有。自知自覺。涵容養中是謂孔德之容。心不虛。不能容。心不空。不能量。虛空方得應物。道為何物。是先天生底炁。炁生道。從道凝為物。人何能使物凝中。初然下手。下手處在太虛立基。去心意。住基合恍合惚謂之初進。此一講也。凡人修道。必先由此後至恍惚。復為鎔金。鎔化養體如坐大火中。周天雲霧。如入冰山。方為恍然。崑崙鎮頂。不能力支。

方為惚然。恍惚之中。中若有象。見如不見。知如不知。方為真象。恍中生惚。惚內返恍。內若物存。覺如不覺。存如不存方為真物。既惚中返恍。恍中生惚如影一樣為何有名。吾不改之。因存因有。著定於中。是其名也。名乃害也。其害不去。焉有眾甫不存他。不有他不著定於中。是去名也。去名亦是去害。害去氣鎔。名去神化甫字。當作父字看。亦當主字。亦當神字。目不觀目神入矣。耳不聞耳神收矣。鼻不息。鼻神凝矣。口不言。諸神聚矣。謂之眾甫。諸神聚。其舍有主。諸神化。其氣有父。諸神存。其名不去。是為眾甫。為眾甫。方得若窈若冥。到了窈冥時。纔得神化。氣結。精凝而成道如此。

曲則全章第二十二

曲則全。枉則直。窪則盈。弊則新。少則得。多則惑。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。不自見故明。不自是故彰。不自伐故有功。不自矜故長。夫惟不爭。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古之所謂曲則全者。豈虛言哉。誠全而歸之。

此章是教人純一不雜。自無驕貪者也。太上之婆心。恐人自驕自貪。常存好勝之心。不自加功。而妄採取有害清靜之道。教人常存不盈不滿之意。故以式

示之。凡學道者。從曲而生。深究太陰之理。從月之三日。生陰。三日取陽光方明。故漸加採取。功到自然滿盈。曲則漸直。初三。初八。十一。十三。十四。十五。十六。故望。曲則盈。如月也。枉者。要人純其精。一其華。精華純而生。用華不用精。固精採華滙者。小土塘水多則盈。要人防溢之害。弊者。弊其著執。弊其採守。去有為之弊。存意中意。太虛中運用生化之理。少者。一絲不著。多者。妄心極用。是去此數件清之。一之。虛之。極之。是以聖人教人式如此。故舉言之。人無矜。故道生。前不自者。默其功。而聽其自然來往生化。未免強用他之功。氣聚自生。氣烘自化。氣融自結。氣純自成。氣化自泰。泰後自旋自轉。微意一點落於宮中。氣後合混沌時。如太虛中一點金星。天水相映。總從不自是不自矜中來。是以不爭。不爭者。因不自是自矜。方處不爭到不爭時。豈有虛謬哉。深為後人而詳說之。因曲枉滙弊少多。者六字。總不過要人去有存無去勝存朴。去貪存實是以不爭而歸式之。

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

希言自然。飄風不終朝。驟雨不終日。孰為此者天地。

天地尚不能久。而況於人乎。故從事於道者。道者同於道。德者同於德。失者同於失。同於道者。樂亦得之。同於德者。德亦樂得之。同於失者。失亦樂得之。信不足。有不信。

此章言其自然。不待作為。希言者。言貴於無。如飄風亦然。倘天心不靜。飄風即起。不能恆耳。如人之功。其鉛方起。意即外馳。豈能恆乎。驟雨如人之功。水方來朝。心即他向。火不能降。雖朝無益。如驟雨不終日耳。如此用功。孰謂是先天地此乃穀之餘。天地尚且不久。火來水散。水朝火滅。不能合一。天地豈能久乎。人妄採後天。乾坤毫無生機。人乃神也。神豈能返舍。無是理也。故從事於道。言靜極之功。去有而就無。故從之靜。從之無道者同於道。同天地不言太虛之體。德者同於德。同天地生化萬物之機。失者同於失。同天地虛靈不昧。無言無動。而合天地之道。同於道者。同生化肅殺之權。如人有動有靜。相生相剋。與天地無絲毫差謬。樂自然之道。故得之同於德者。同天地含弘廣大。無不覆幾。其有容也若此。樂其自然之道。故得之。同其失。同天地虛靈不昧。風雲雷雨。無意而生。無意而散。絲毫不著。如此容靜。包羅乾坤聽其自然。合天地。樂我自然希言之道故得之。

如此合天。信之猶為不足。焉有不信之理乎。太上教人。不過體天惜己而修。忘德忘失。無容心於物也。

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

跂者不立。跨者不行。自見者不明。自是者不彰。自伐者無功。自矜者不長。其在道也。曰餘食贅行。物或惡之。故有道者不處也。

此章從虛自運。不待勉強。何為跂者不立。跂者。是斜身不正。謂之跂。故不立。為何譬跂。意邪心著世慾。猿馬不收。何能得靜。何故得靜。正其心澄其意。毫無染著。故能得靜。何為跨者不行。跨者。一腳而立。不能行也。譬此者何也。因人不漸進。知而不行。如獨脚而立。豈能久乎。是以警後學也。不靜。安能得起。不虛。詎能得知。人若聞道。不從漸修。焉能成乎。何為自見者不明。自有邪見。妄自為是。不規自然。豈通透內學。若有通透。將何求之。似愚似癡。終日默默。不待勉強。不自作聰明。不求明而自明也。何為自是者不彰。自立偏見。終日妄叅。其大道不能彰現。將何求彰。常存不滿之心。不生速進之心。終日自足。豈能彰乎。要不自足。虛虛靜靜。常若蠢然澄見底。不求

彰。功到自見。此彰非外彰彩之意。乃內中運行生化之機。方合太上本旨。何為自伐者無功。外說如滿山蒼槐古柏。樵人日採山之槐柏。日採不覺。月採年採。漸漸待盡。山之秀氣。漸漸消散。久之為一枯山。如人終日日視耳聽。口言鼻臭。身勞神損。氣耗精枯。終日不覺。久之如枯山者同。又如人妄相授受。不歸清靜大道門頭。終日或守或放。耗水抑火。每日燒煎。其已不覺。久之亦如枯山同。何為自矜者不長。人少靜。微有覺意。便生自誇之心。矜心一存。道無漸進。今日如此。今年如此。終於此而已。因自矜自誇故也。焉有漸進之理。將何得漸進。有恐聞之心存不足之意。堅之固之。精之一之。再加一篤字。不求長而自長也。如此自然與道合也。何為道合。要如餘食贅行。人不知以後天餘食之氣。精心切悟。以為己害。起後天底精心切悟。去靜中叅悟。後天中先天。贅行。是不動貌。心貪身懶之意。既心貪身懶。為何譬道。言如人外不動而外勤於功。就如身懶心貪贅行一般。何為物或惡之。物乃靈物也。因自見自是。自伐自矜。不從自然。不歸清潔。靈物豈能起乎。若或有惡者然。何為故有道。道乃自然之玄。有道底人。不見。不是。不伐。不矜。此為故有道。何為故有道者。不跂立。

不誇行。從清靜自然。不待勉強中而來者。無速進之心無矜誇之意。入於冥忘。常在虛無之境。而不處。見是伐誇有為之地也。故不處。

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

有物混成。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。獨立而不改。周行而不殆。可以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。字之曰道。強為之名曰大。大曰逝。逝曰遠。遠曰反。故道大。天大。地大。王亦大。域中有四大。而王處一焉。人法地。地法天。天法道。道法自然。

此章旨在何處。在一大字。修在何處。結穴在寂寥。混成物是何物。靈明隨氣而結。空洞之中混成有質。此質虛象無形結而成丹。謂之有物混成。何為先。何為後。積穀為後。採陰精為後。著意為後。一切有為為後。寂靜中生。虛靈中出。空洞中昇。無杳中來。無有中見。虛實中成。為之先。皆謂之先天地而生。何為先天地。混元中未有天地。而天地性存。未有陰陽。而陰包陽。陽包陰。陰中生陽。陽中生陰。謂之先陰先陽取而用之。謂之先天地。既有先天地。要寂寥何用。不寂陰中陽不生。不寥陽中陰不出。寂寥之中。天地生而合一。陰陽聚而泰交。何為獨立不改。天地不可改。天地為獨立。至

道為獨立。天地不外於道。而況萬物乎。謂之不改。何為周行而不殆。天旋地轉。周流生化。豈有崩墜乎。天地原以一氣化成。天中之天。地中之地。天中之地地中之天。一氣混融。出於自然。道乃天地亦是流行而不殆。天地可殆。而道不能殆也。何為可以為天下母。母者以氣成道。道生天地。天地生萬物。而萬物亦本於道是以為母。可以為天下之母。言其無事不本於道也。何為吾不知其名。字之曰道。太上亦不知何為道。言其純粹精一。至玄至妙。不知為何名。想像自推之曰。字之曰道。何為強名之曰大。無往不包。無處不利通流陰陽。強之曰大。何為大。曰逝。逝者。無處不周。謂之曰逝。逝曰遠。遠者。天上地下。流道流行。謂之曰遠。遠曰反。反者。天地萬物。無不本於道而生。無不歸於道而化。謂之曰反。生無不本於道。化無不歸於道。故曰道大。地大。王故大也。天本於道。地故大也。地本於天。王故大也。王本於地。天地王。皆本於道。道故大也。殊不知道亦本於自然。天所以覆萬物。故曰大。地所以戴萬物。故曰大。王所以統萬物。故曰大。道所以包羅天地萬物。故曰大。何為域中。域中者。天地萬物之王宰。道凝於天。而為天之域中。道凝於地。而為地之域中。道凝於

萬物。而為萬物之域中。人能體道。道凝於人。而為人之域中。何為四大。天地王道。謂之四大。精氣神靈。謂之四大。四大皆空而道處於中。謂之王處一焉。何為人法天法地法。道出於自然。人能自然如地之靜。故常存。謂之人法地。地得天之雨露下降。生化之機。地固結而常存。謂之地法天。天稟清虛之氣。凝虛於上。不動無為。而合道。謂之天法道。道本於虛無。常含湛寂之體。聽無為之生化。謂之道法自然。自然之中。有物混成。感先天地而生。凝寂寥而化。隨自然之機而合混成之道謂之自然。

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

重為輕根。靜為躁君。是以君子終日行。不離輜重。雖有榮觀。燕處超然。奈何萬乘之主。而以身輕天下。輕則失臣。躁則失君。

此章教人溫和弱體。靜動相宜。漸進底意思。重為輕根。是從少而多。從靜而動。雖性命為重。世事為輕先去世事之輕為根。從靜而為本。根本既固。方能重性命。如人負物。先力寡不能勝。從輕而漸重。方纔能勝。人不去世事。安能全性命之重乎。靜為躁君。君者。心也。心屬火安得不躁。煉乎靜

以制之。一靜。心純一虛火降。是以君子重性命。而虛靜絳君。絳國之君。常常若惕。如負自重。終日堅心清靜。行若負重者然。人能惕惕不忘。清靜真一。雖有榮觀。燕處超然。而終日不離虛靜之機。奈何人君主天下者。以身輕天下。是重末留本。妄想邪見。其國易於傾頽。身者。國也。臣者。氣也。離於靜則失臣。躁於心則失君。一講也。重為輕根。何也。重者。丹也。輕者氣也。氣為丹之根。重者。性也。輕者。命也。性為命之本。築末必先務本。謂之重為輕根。靜為躁君。何也。靜者。清而澄。躁者。妄而生。以澄止妄。以靜治躁。清者妄息常澄其心靜其意。清其神。如此心則灰去。是以君子終日不離輜重。何也。是以修真之士。終日乾乾若惕如有重任者。一時不能拂去。若輜重者然終日不離靜澄。而煉其主。雖有榮觀。燕處超然。若何靜中有奇景異象。雖有榮觀處而以無為化之。澄中雖超然燕處之暢。亦以無為治之。奈何萬乘之主。何也。奈何有血肉而為之主君其國者。此患也。以身輕天下。何也。是形骸之累。又有血肉主宰其身。內不能灰。外不能化。奈何有累於我哉。去心輕身。從無為治國。清靜治君。是謂奈何。輕則失臣。何也。君不能以清靜化。國不能以無為治。溫良恭儉

之臣見躁其君。亂其國危邦安肯出仕。故常隱於海國而不化行天下。是輕則失臣躁則失君。何也。君不能以無為治國。馳騁田獵。好作為世欲之事。如此昏亂。安得不躁失其靜。而君亦以失之。不靜有為。為之失也。是謂躁則失君。

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

善行無轍跡。善言無瑕謫。善計不用籌策。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。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。是以聖人常善救人。故無棄人。常善救物。故無棄物。是謂襲明。故善人。不善人之師。不善人。善人之資。不貴其師。不愛其資。雖智大迷。是謂要妙。

此章太上教人隨機化育。不待勉強而聽自然者也。是一團無中有底景況。何謂善行無轍迹善乃人之本性。父母未生之初。就有善性。是一點落根源底時候。未有化育。就有此善。即先天也。行是發生歸鼎。先天一來。只可意取。豈有轍迹。若有轍迹。即是採取有為功夫。大道本於自然。謂之善行無轍迹。何為善行無瑕謫。善若言。即有瑕生。即有詭詐。善不言。則瑕玷詭詐。從何而起。方得還自不言謂之善言。自然謂之無瑕謫。何為善計不用籌策。淳化之民。何用刀兵。不計。為善計。氣和了。先天

即生。何用子午卯酉著意籌策。能善用計者。就用不著籌策。何為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。不閉。為善閉。何用閉穀道通三關開崑崙。從夾脊兩關。臍下元海。何竅要閉。何竅要開。終日用心用意。去自搬弄。豈不惜哉。善閉者。出自自然。而關竅自然通透。自然光明。著於關鍵者。而關鍵沈於淵海。昏昏無著者。虛無之關鍵。周天為大竅。無有隔障。善閉而無關鍵。不可開而自開也。何為善解無繩約而不可解。不結。為善結。著意採來。容心凝結者。不是養性命。是送性命。不是養長生藥。是自煉毒丹而害生也。終日耗後天之寶。耗竭氣散。懼寒懼煖。懼風懼溼。面金唇玉。皆不善結者。倘後有同志者。宜以此戒。聽其自然。神氣凝結不待用意。而自從規矩準繩中而結。一結成丹。豈可解也。何為是以聖人常善救人。故無棄人。聖人是善言。善行。善計。善閉。善結底人。人者身也。是以聖人愛身。常修身而不棄身也。恐人於塵囂枷鎖之累。故救身而抱道也。何為常善救物。故無棄物。物者靈也。恐人於有為。常存救之心。以無為化之。故出自然。聽其生育。無向凡俗而不棄也。何為襲明。天無容心生物。亦無容心化行。人體天。無容心修身。亦無容心凝結。聽物之生化。是為襲明。何為

善人不善人之師。無為之人。不假造作。是有為之規模。有為之人。用意造作為無為之榜樣。聖人修自然之道。體天之無為。故不貴其師。不愛其資。雖有智人。體杳冥而若大迷。是謂得道要妙。總不過無容心於道。而聽自然者也。

知其雄章第二十八

知其雄。守其雌。為天下谿。為天下谿。常德不離。復歸於嬰兒。知其白。守其黑。為天下式。為天下式。常德不忒。復歸於無極。知其榮。守其辱。為天下谷。為天下谷。常德乃足。復歸於樸。樸散則為器。聖人用之則為官長。故大制不割。

此章何意。要人守道。分理陰陽。何為知其雄守其雌。雄是陰中陽生。雌乃先天一氣。知而不採。謂之知其雄。守而自來。謂之守其雌。何為為天下谿。分理陰陽。則天下柔和。谿乃淳也。天下淳。陰陽自然分理天下。指一身而言。一身而言。一身無為。常德不離德者道也。人本清虛。清虛陰升。清虛陽降。陰升陽降。其德乃長。真常不離。反與嬰兒同體。嬰者氣未定。五臟未全。皆虛空也。人能無五臟者。方能知其白而守其黑也。以嬰兒為天下抱道之式。人能如嬰兒。觸物不著。見境無情。為天下

式者。真常之德。無差忒矣。道得淳化。反歸於無極而合太虛之無為。知其白。不若守黑。白能易染而黑無著。靜到白時。如月返晦。到晦時。收斂之象也。知其榮。榮則有害。不如常守其辱。辱心一存。萬事無不可作。無為存辱。為天下谷。谷者虛其中。一身常能虛中。為天下谷。此之謂也。常德乃足。中能常白。其道常存。道存。而反歸於樸。樸者。全完之器。樸散而成器。散者分其樸。而聖人用之。聖人能守中精一。則純一而不雜為天下管轄。統天下之民。歸於一國。聚萬成一淳化無為之國。分理陰陽。五行之造化歸於一統。則大之而不割也。一身純陽。分理陰陽。其煉而成體。豈能割乎。知雄守雌。以柔治剛之意也。太上教人無為化淳。聽生化之自然。不假勉強也。

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

將欲取天下而為之。吾見其不得已。天下神器不可為也。為者敗之。執者失之。物或行或隨。或响或吹。或強或羸。或載或隳。是以聖人去甚。去奢。去泰。

此章是教人無為。法天行事。絲毫不罣底意思。將欲取天下而為之。天下者。一身也。取者。修也。為者。無為之道也。人若修身。必本於無為。諸事

若不造作。則不能成。惟道不然。將欲修身。必本於清靜自然之道。如今世人。若不些小言一二著。長笑而逝矣。吾見其不得已也。天下神器。何嘗有為。以湛然常寂。聽其自然生化。隨機靜動。故不可為也。有為必敗於性。有著必失於命。不為不著。性命常存。凡先天炁生。聽其隨行。內應於响。外應於吹。出入自由。不待勉強而贏也。若有微意。非太上至玄之道。亦非不壞真空長生之道也。或載或隳。若修清靜隨其左沖右沖。上旋下繞。待其中千穴萬竅。忽然一旦豁然貫通。方得根深蒂固。載值於中宮。無隳無豫。是以聖人修身。必先去甚而無妄心。去奢而無繁華之心。去泰而無勝心。心既無而一身無不自然。合太上傳道之本心。同太虛而歸真空。無為真空。安得不取天下乎。

以道佐人章第三十

以道佐人主者。不以兵強天下。其事好還。師之所處。荊棘生焉。大軍之後。必有凶年。故善者果而已矣。不敢以取強。果而勿矜。果而勿伐。果而勿驕。果而不得已。果而勿強。物壯則老。是謂不道。不道早已。

此章清靜無為。不加造作。造作早已。以至道佐人主者。不言為道。道之渺矣。清靜即是至道。以清

靜之道。治伏我心。我心治伏。人主安矣。不以兵用天下。兵者。雜氣運行。如一國之主。亂行不道。不得已而用兵。用兵必有勝敗。其國必亡。如人修身。必先治心。心馳不一。運行雜氣。或長或短。見功速而成者少。其身早已。其事好還。還者是造作之顛倒。殊不知師之所處。禾麥盡盡。民豈生焉。如人之雜氣所止之處。血肉凝聚。病則生焉。就如荊棘者然。與至道毫無關係。故善者不敢用強。在上者。施無為之化。在下者。聽其自然歸伏。如善者。心心清靜。不待勉強。其氣自生。清靜果矣。而勿矜誇。無為果矣。荊棘不生而勿剪伐。自然果矣。而勿用強。果而不得已。乃清靜中一點真氣。至道本來。連一點都是多了底。勿強於道。是謂真道。用強於道。是為不道。不道者。安得不早已乎。此乃太上教人。無為修道。以有為之說戒之。

夫佳兵章第三十一

夫佳兵者不祥之器。物或惡之。故有道者不處。是以君子居則貴左。用兵則貴右。兵乃不祥之器。非君子之器。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。勝而不美。而美之者。是樂殺人也。夫樂殺人者。不可得志於天下矣。故吉事尚左。凶事尚右。是以偏將軍處左。正將軍處右。

言以喪禮處之。殺人眾多。以悲哀泣之。戰勝以喪禮處之。

此章用淳不用強。用和不用剛。用氣不用意。有意為強兵。故不祥。夫佳兵者。溫良柔和。佳兵者凶。善用者吉。善用者。靜後用之。不善用者。開首用之。物或惡之而不致。故有道者。不先動。故不處。是以修道君子。處其靜而貴左。不靜者處其動而貴右。先意故不祥。不祥亦有氣至。乃勉強採來穀氣。謂之不祥之器。非修道之君子。靜後動者氣不得已。而開導初進之人。故以下乘教人。取後天而得效也。只快於一時。久則必敗。能恬澹清靜。自然之功。謂之虛無至道。苟有微意而不美。而美之者。入一境。殺一境。得一理。忘一理。不殺不忘。謂之佳兵靜中動者。副將軍之謂也。居左而不凶。乃無意焉。動中動者。正將軍之謂也。居其右而不結。用意取也。惟精惟一。清虛而得天機。謂之性。厥終厥始。有動而得地機。謂之命。性定。命生從此而生泣。知命方知命難。因其有斷殺之志。故一戰得勝。言其心切意專也。苟有二念則不得。是以喪禮教之。不有殺人心。不可以入道。不有鐵石心。不可以求真。言其可教則教。不可則止。是以太上教人如此。用靜。不用動。用意。不用氣。用氣立性

而後命。以佳兵譬之。柔和治之。虛無修之。靜動得之。空空成之。所以有兵而不

用。兵有勝敗。故不祥。教人體此而修者也。

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

道常無名。樸雖小。天下不敢臣。侯王若能守。萬物將自賓。天地相合。以降甘露。人莫之令而自均。始制有名。名亦既有。夫亦將知止。知止所以不殆。譬道之在天下。猶川谷之於江海也。

此章乃無人我。自得意思。道以混沌無名。常住真靜。與太虛同體。不言不動。謂之道常無名。樸者性也。大而通徹天地。細而入於微塵。雖小天下不敢臣。臣者氣也。性定。氣凝謂之不敢臣。侯王能自守。侯王者。心也。心空。神靈。若果能如此守者。萬物將自賓服。萬物者。諸經脈絡是也。能定而守靈。經絡再無不賓者也。總歸大竅。一片光明。天地自然相合。下升上降。天地合一。甘露二氣而生。混合於中。到此光景。人莫之令。人者。靈中微意是也。到混沌時。有人不知其人。而自然定均。定均時始制有名。定而后能慮是也。名既有之。不要妄貪。夫亦將知止。知止。則有定期而漸進者也。能知止。所以不殆。譬言道。天下莫不有之。無物

不有道。凡天下萬物。以無為者亨。以有為者谷。
至弱者水也。川流者水也。水之不息。猶天地萬物。
不可須臾離道者也。謂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。

知人者章第三十三

知人者智。自知者明。勝人者有力。自勝者強。知足者富。強行者有志。不失其所者久。死而不亡者壽。

此章教人內自省意思。不馳於外而守真靈。脫解無用之軀。與天地同久也。知人者智。明哲於外。非我之本分。自知者明。守自己之靈。虛中生白光灼天地。自知其有。默默自得而為之。明勝人者有力。不可以力勝人。以虛無至道勝人。力者內光也。勝己者。自勝之中和。充塞於天地。與太虛同體者也。強內光之充塞。含容於我。知足者。知瑩白之光芒。無處不周遍。虛虛於中。守有於內。而不妄求。謂之知足。富者滿其體一氣豁和含光於中。強行者有志堅其心。固其意。忘其形。存其虛。守其有。以待功成也。能當真靜。守其中。而不失其所。其道恆而天地交泰。陰陽合抱於中。恆常不二如此。豈不能久乎。道成而軀丟。光融而性存。雖死於世。而我實不死也。死則死矣。假形骸雖死。而不亡與天地同其德。與日月合其明。與陰陽合其道。與混沌同其體。道存而性融。形

亡而光結。故壽而不死。無中下手。虛中能有。有中返空性命合一。靈性常存。清光融融。謂之死而不亡。常存於天地之外。包羅於萬象之中。空空洞洞。其真常靈。其道常存。真常至道。謂之不亡而壽。

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

大道汎兮。其可左右。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。功成不名有。愛萬物而不為主。常無欲。可名於小。萬物歸焉而不為主。可名於大。是以聖人。終不為大。故能成其大。

此章是教人歸於大竅。而不著底意思。大道。是虛無至玄至妙之道。無物不有。無處不到。謂之汎兮。一靜之後。遍體皆空。無有障隔。此乃汎也。左之右之。無不通之。無不靈之。節節相通竅竅光明。謂之其可左右。萬物。諸經絡也。心空。意無。萬物無不恃之以生。鎔成一片。內外光灼。雖無心於萬物。萬物自然生之而不辭。常無雜意可著可名者。雖道大而不見其大。入於微末。而於小焉。一氣鎔成。萬物無所不歸。若無主焉。諸氣自然合一。若無主宰。而主宰存焉。此乃性中命也。性中得命。若可名於大。大道至微。實無所大。而大存焉。是以聖人修道。默默而不彰。隱潛而不見。道雖大。

而始終不為其大。故能虛無以合道。默默以合天地。隱潛以合陰陽。成汎汎兮。合其至道之大而入於渺渺之天。恍惚存亡之間耳。故能成其大。

執大象章第三十五

執大象。天下往往而不害。安平泰。樂與餌。過客止。道之出言。淡乎其無味。視之不可見。聽之不可聞。用之不可既。

此章是教人不著底意思。象字。是有著而歸實。大象是不著而歸空。象本於中。守中而小。大象本於形。無形而空。本於中者害。空於形者不害。執大象。忘形。合虛。空中。空形。四大皆為一竅。使我之神。清虛而合至道。任往來而不害。天下者身也。身為天下。是普天之下。無物不載。無處不有。任日月之照臨。空濶之乾坤。往往而不害。如人之身。空其形。絕其欲。清虛其神。默默於大竅。混沌於陰陽。不知有人。亦不知有我。故往往而不害。不害。安於神。不害。平和其氣。不害。交泰於性命。安於神。平和其氣。交泰於性命。皆歸於虛。虛中生有。樂與餌。是先天之真炁聚而成樂。凝而為餌。如過客之往來。無定止之地。任來則來。任往則往。天下任其周旋。待通身經絡靈通而合一。

如是為丹。性中見命者是也。無可以言道。道之出言其無味。無味而自知其味。無可以耳聞。聽之不可聞。不聞之中。而自聞也。無可以目視。視之不可見。不見之中。而自見也。無可以著用。不用之中。而自用也。故不可見。不可聞。不可既者。言其道理精粹。無不貫通。成天地之大竅。而含容乎至道。虛虛實實。無無有有。皆一其氣耳。此謂執大象。而天下往往不害者此也。歸中不中。忘形忘虛。昏昏默默。為一天地。混合陰陽。打成一箇錦繡乾坤。天地壞而我不壞。天地崩而我不崩。皆因不害一炁之至道。不見而見。不聞而聞。不用而用。如過客之行止。不著於中也。聽其自然而己。者箇纔為執大象。後學如此。方能了得性命。故天下而不害也。安平泰之至道也。如此至道。不可見聞。亦不可既也。此之謂也。

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

將欲歛之。必固張之。將欲弱之。必故彊之。將欲廢之。必固興之。將欲奪之。必固與之。是謂微明。柔勝剛。若勝彊。魚不可脫於淵。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。

此章是盜天地之真一。陰鼎陽爐。剛火柔用。自知其密。純粹精微底意思。將欲二字。將盡而未盡時

候。未得先天之初。欲深息聚氣。時含太和而噲之。噲合聚也。將欲合聚真一。必先張侈於外。張侈定而後噲。保合太和含弘萬象。混一而成。必先收屬身心。身心定。而後含光內照。則真一之炁疆炁充足。然後以和柔之。將欲弱之。必先待噲而疆之之後。然後充滿。方纔以和制之。使其純一不雜。合太和柔之。是二八月之候也。卯酉之時也。無寒無暑。充和一炁。謂之弱也。得之矣。從有中而返無。欲廢之矣。將欲廢之先。必先興起於中。充滿四處而後以和廢之。廢底是有質無形之物。不但煉去有形底。連有質底要盡煉去之。而成光。炫灼於內恐光散去而欲奪之。必先與之以和將欲奪之之先。以和而合天之化機。噲而聚合於一處從中起於上。從上見於空。如魚潛於淵一般。溫溫一性。包裹命根。虛見天心。謂之魚不可脫於淵。國之利器。是疆也。國之利氣。是明也。國之利器。是剛也。國之利氣。是微也。明明能以柔制剛。微則能以弱制疆。不明不微。為國之器。明也微也。為國之氣。剛疆故多利。利則有害於身。柔弱亦多利。利則有益於己。剛疆之利不公多害。柔弱之利。和平多益。只自知也。自明也。入於玄知不知為知。明不明為明。己之不知不明。安能示與人。入於湛寂。合於真靜。

如此之微。如此之妙。玄之又玄。可以示人乎。故不可以示人。

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

道常無為而無不為。侯王若能守。萬物將自化。化而欲作。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無名之樸。亦將不欲。不欲以靜。天下將自正。

此章從無而有。有得還丹。丹成光生。以靜而進。從有而守不欲之謂也。大道常以混元為體。以無名為用。道常無為。無中生有。未嘗無為。無為而無不為。要王侯守之。王侯。靈也。真靈若能存。萬物從無中而生有。靜中而自化。靜極將自化。不靜不能生。安得自化靜極極之至。於中方生。生後自化。化而能鎮是我虛中。一點靈慧。守起來去聽其自然。以無名之樸。樸是欲也。不欲靜坐。靜中萬物萌。萬物從靜中萌。從無中生。從虛中化。化而無欲。無欲以無名之樸鎮之。鎮之光生。鎮之慧出。鎮之虛靈。無名之樸。亦將不欲。此句是申明無名之樸意思。無名之樸。亦是不欲。何為不欲。不欲以靜。不欲即無為。不欲即王侯能守。不欲即萬物化。不欲即鎮之。不欲即無名之樸。雖不欲無靜而不能。先以不欲靜之。靜之極。欲不能生。靜之至。欲不能萌。

靜之至極。方為不欲。靜從不欲靜。不欲亦從靜不欲。入於虛空中。虛則有中。空則實。空其虛中。則不欲以靜。天下將自正。而合天而合道。靜而符天之虛空。化而符天之日月。鎮而符天之不動。隨氣之運行聽陰陽之樞機天能靜。我亦能之靜乃道之根。化乃道之苗。道之根苗。聽其自然。無不合道。無不合天。天道既合。大道成矣。謂之天下將自正。索解曰。虛不是道。不動不生是無名。真心見是王侯。諸經絡是萬物。經絡諸氣會合於中。是自化。真心了了。不動不生。聽其自然。是鎮之。入於虛。靜之湛寂。是無名之樸。亦是不欲形。乃天下也。虛中有物。物化而空。謂之自正。外無其形內無其心。欲斷意絕。冥冥窈窈。入於慧光之中。充塞乎天地。瀰滿於世界皆成一片光華。。性無名。返於混沌。入於無極而合大清。此章之謂也。

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

上德不德。是以有德。下德不失德。是以無德。上德無為。而無以為。下德為之。而有以為。上仁為之。而無以為。上義為之。而有以為。上禮為之。而莫之應。則攘臂而仍之。故失道而後德。失德而後仁。失仁而後義。失義而後禮。夫禮者。忠信之薄。而亂之

首也。前識者。道之華。而愚之始也。是以大丈夫處其厚。不處其薄。居其實。不居其華。故去彼取此。

此章是虛生明。空生慧。清靜合太虛底意思。上德者。不言。不動。不聞。不見。合天之至真。謂之上德。無心於萬物。無心於身形。謂之不德。外忘其身。內忘其心。聽萬物自然之生化。隨其自然之流行。謂之上德不德。德字。道之別名也。即道字。非恩德之德也。者等纔是箇有德底。謂之是有以德。著心外用。謂之下德。有心用去。就有心望報。故為不失德。不合天之不言。不動。不聞。不見。亦無清靜自然之德。是以無德。外實而內空。外無而內有。實若無空若有。聽自然之生化。謂之上德無為而無以為。不能虛心而心外耗。不能實腹。而腹運虛。滿腹心。聽心之指揮。心動火盛。焚其腹。或守或運形容日漸枯衰。無上德之自然。是以下德為之而有以害為之。和順柔弱。溫良靜定。而合上德。謂之上仁。為之而無以為。義字。改作箇斷字。義重生剛剛勝必有果斷。果斷必有是非。是非出自疑生。疑生上德。夫德失而為仁。仁下而為義。義字改意字看。何也義重則剛心生心動意馳。意馳必有為。有為者。三千八百門。皆從此意字。安能合上德是以義為之。而有以為禮者。路也有意於道。

必有心去求。一求非上德也。殺氣應之。則真心不見。而真氣莫為之應。是以攘臂而仍之。攘臂者。殺伐之氣也。即氣質之性也。仍者。就而應之之謂也。即勝心貪意者。是也如此則道遠矣故失道。失道者。失自然之生化。容心於萬物者也。謂之失道而後德。有心於物者。謂之上德。失了道就是有心於德。失德而後仁。失了自然之德。存仁於萬物。和順於生化。就於有為而失仁。失仁而後義。是堅心剛者勇鹵之性。一派氣質殺伐之心。失義而後禮。有路為之謂之禮。不知禮者吉。知禮者。忠信之薄。凶。亂者。敗也。亡也。因禮之害也。故為亂之首。前識者。高明正大清靜無為之人也。不德而若愚。昏默之謂也。如此之丈夫。處上德之厚。不處上禮之薄也。居上德無為之實。不居上仁。上義。上禮。有為之華也。故去仁義禮智之彼。而取無為上德之此也。謂之去彼取此。

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

昔之得一者。天得一以清。地得一以寧。神得一以靈。谷得一以盈。萬物得一以生。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。其致之一也。天無以清將恐裂。地無以寧將恐發。神無以靈將恐發歇。谷無以盈將恐竭。萬物無以生將恐

滅。侯王無以為正而貴高將恐蹙。故貴以賤為本。高以下為基。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。此其以賤為本耶。非乎。故致數車。無車不欲。碌碌如玉。珞珞如石。

此章是守法之要。返本還原之意也。昔者是胚胎之時。惟有靈性。一炁貫通。本來之一也。如今世欲多端。雜念橫生。故不得一。要從虛無二字。返元為一。如昔之得一者一樣。虛其心忘其形絕其意歸其清。守其靜。還其空。得其一而歸有。有中復靜謂之得一。得一者如天。天之高也。悠也。久也。明也。此其為天也。因得一而清。博也。厚也。此其為地也。因得一而寧。明也。虛也。昭也。洞也。此其為神也。因得一而靈。神者不散。而聚潛藏不露。靜以合德。虛以歛形。空以得一。散而充塞天地。聚而入於微渺。水火不焚溺。金石不障蔽。立日月而不影。此其為神也。神何以靈乎。清心靜意忘物忘形。惟精惟一。以誠內觀以一貫流通。信心虛無。而歸於空。歸空不空。抱道守一。始得神靈。天也地也大地皆空。四圍不著。虛空一身乾坤盡在掌握。真炁隨其流通。身外之身。此其為谷也。上不上。下不下。前不前。後不後。左不左。右不右。中不中。虛無一炁之間耳。此其為真谷也。因其得一而盈。草木也。飛走也。日月星辰也。天地也。

此其萬物也。天地得乾之真火。坤之真水。從虛無而生形。此物也。天地得乾坤水火交泰。抱一虛無媾精。清靜生炁。得陽火而成日。天地之命也。得陰水而成月。天地之性也。性命流通。生生化化。而育萬物。皆得天地陰陽之炁。以靜而守一。萬物故能生。今日動。明日移。真火一照。真陰不滋。萬物豈能生乎。如人之稟父母。陰陽媾精。交泰而生。即天地稟乾坤之氣。同父母之氣。原是虛無。因世欲所染。故歸於實如今要返虛無。有何難哉。在一念間耳。念誠虛無見。心死真心現。意絕真性明。性明而命歸。命歸而神立。神不外散。先天起而諸氣潮。氣潮有信。不失時候週流天下。聚散有度。此人之萬物也。人若外現外聽。心馳意往。則神耗動舉無度。多言無忌。負重挈輕則氣耗。神耗。精隨而耗之。氣耗精亦隨而耗之。神隨精聚。氣隨精生。精亦逐神氣之消散。心動神耗。意動氣耗。念動精耗。常常虛無。則精氣神之不耗者。纔是萬物得一而生。侯王者心也。心灰無容於物。心灰無容於形。心灰無容於心。謂之侯王得一。一身歸空。一炁返正。存神而不存人。存性而不存心。存物隨氣。隨氣養神。神安命則立。氣安性則明。命立性明。謂之為天下正。其致之一也。誠其意。一貫其

氣。其致虛致無之一也。天之震怒。是不清也。狂風驟雨。轟雷掣電。此其所以不清也。天不清。因氣不和。氣不和將欲裂。裂者。變也。氣散神不斂。故不和而變。水竭山搖。地脈枯而不寧。此其所以發也。地之無以寧者。不靜之故耳。發者。起也不虛不無。神固無以靈。不靈將欲歇。歇者。止也。谷不虛無以盈。竭之而不開。塞之而不貫。谷不虛。惟恐竭。天不清。惟恐裂。地不寧。惟恐發。神不靈惟恐歇。此其不空耳。空中生有。萬物始生。入於頑空。則萬物無以生。頑空。萬物不生而滅。在空不空中。恐萬物有滅。空而存不空之意也。心不灰。則侯王不正。侯王不正而貴高。居貴本於賤。居高本於下。不本賤下。則身心麤裂。因心有容於物。有容於形。心有容於心故麤之。無容心者。故不麤。常以戒慎恐懼。不睹不聞。清心靜意。忘物忘形。心無其心。意無其意。無無亦無。無無不無。如此則不裂不發。不歇竭。不滅。不麤之患也。因其得一於我也。故貴以賤為本。高以下為基。無他。順則一生。千千萬萬。從此而始。逆則一從一而滅。滅則忽然貫通矣。此是賤之本。基之下也。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。心原本於一。孤者。單也。寡者。獨也。不穀者。無同類也。言其孤於一。寡於一。

不穀於一。一者。清也。靜也。空谷傳聲也。如此其以賤為本耶。難道不是此說之非乎。你不看車之輪輻週流難計其幅。不動。則易明其輻也。如人之氣靜。則可無期限。動則有限之元氣。易於散盡。氣盡猶之乎車無輻也。故致數車。無車不欲。無車不欲其輻。如無人不欲其氣。車無輻不行。人無氣豈能生乎。碌碌如玉者少。珞珞如石者多。言其多必自少。貴必自賤。高必自下者故耳。因其得一。於我也。返我昔日之陰陽。歸於虛無。而成不二之道。故以言天地之清寧。欲人得一而法天地。使其谷神不死。與大道同焉。

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

反者道之動。弱者道之用。天下萬物生於有。有生於無。

此章動靜。知宗祖。動則散而耗。靜則聚而見。言語舉動則耗心意馳動則耗。耗則外散。外散神不寧。氣不結。神氣寧結。無他心安意定也。安定。中宮見。神室開。此時纔為真動。本於靜也。靜者。氣反而通。反者。反心之不明。反性之不識。反口之不知味。反目之不知色。反鼻之不聞香臭。反耳之不辨聲之高低。反手不能取。足不能履。反五臟化

而不生。反不知嘻笑言談。反不識父母。惟有活活潑潑。一團和氣。靈性存於中。如此方為反也。如嬰兒在腹。不知天日真陰真陽。聽他循環於虛無之中。八萬四千。三百六十。五官六腑。無不通徹。皆因靜中動也。動亦不知動之所以然。恍恍惚惚之間耳。謂之反者。道之動。心泯意絕。含光於內。謂之柔。柔和於我神寧氣定。若似乎無作。又若尸同。弱之無間。時時如是。久則合大道之用。天之真性。結於虛空。人之真性。凝於虛無。道之真性。入於無。無存於空空。合於玄玄。此為道之用。天不言不動。從空中而生真動。此天之反也。人神安氣和。從虛中而生真動。此人之反也。能反者弱成。造化循環於中。五行週流於內。陰陽凝結而成一。則天下萬物。無不感陰陽之氣而生。言其竅竅通徹。處處空靈。諸氣朝宗。而環抱於中。此有也。此生也。有生必有化。從生而反化。從有而入無。世人只知有生有。偏見於一生二。二生三。三生萬物之說也。殊不知萬物。生於土。而反化於土。歸土者有二。枯朽而歸者。潤澤而歸者。枯朽者。入於無何有之鄉。為鬼耳。潤澤者。歸於虛靈不昧之地。為仙耳。學道無他。無中下手有中得。得後不知有形跡。惟有空中成大竅。清虛天半懸月窟。此是有

中無也。無合於天。而性光同月。虛合於氣而命蒂同日。日月環抱。而為太極。此人之無中有也。道凝虛中之象也。命盡而性存。光華燭於周身。輝於內外。打成一片。虛光而入於無極。此有中無也。學道豈易哉。

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

上士聞道。勤而行之。中士聞道。若亡若存。下士聞道。大笑之。不笑不足以為道。故建言有之。明道若昧。夷道若類。進道若退。上德若谷。大白若辱。廣德若不足。建德若偷。質直若渝。大方無隅。大器晚成。大音希聲。大象無形。道隱無名。夫惟道善貸且成。

此章教人知止知退。無道為道意思。無道。上士聞之。體無為而勤修之。無道。中士聞之無處著脚。故生疑若亡若存。兩可之心。故不能行。無道。下士聞之。付之一笑。何也言其無影無形。無有把柄。但笑而不言。不笑不足為無為之大道。故建言有之。建者設也。設言有道。以明無為之妙。上士明道幽處靜修。若昧然。中士雖明道。不以無為為實。心疑之。故不昧。下士明道。一聞之而生謗心。安能昧之。夷道者精心於道。於天地同類而修之。與無

極同體。而暗付焉。進道者。進清虛之氣。週流太虛而不知有為。故若退然。上德乃無為之士。性命歸於虛空。精氣神合於靈動。與天地合其德。與日月合其明。與陰陽合其體。與四時合其序。空空動動。窈窈冥冥。一氣於中。若空谷焉。空谷之後。靈光朗耀。內有虛白生焉。若辱焉。辱者。打動於心。真心發現。沛然見於面紅光四布。瑞氣蒸揚。形身無影。靈光獨現神隱於中。飄飄蕩蕩。照徹乾坤。故大白若辱。廣德者。若天地之德。上德不見德。其德廣矣。故若不足。與人修道同。至道不見道。道乃何物。而若無道。無道者。方見道之至矣。故若不足。建德者。設言有德。不知德何居。偷者。引而伸之。如道無道。故以道名不過設言。曰道德者。即道也。你看天地間。萬物生育。豈非天之德乎。地之德乎。天地合其德。而萬物感之而生。不見其德。而德更大。如人之炁生。乃道也。性命合道。而炁方生。不見其道。而道至矣。謂之建德若偷。質直者。真心也。真心見。而先天足。充滿天地。流貫萬川。總歸於一。浩浩蕩蕩。溢溢盈盈。此渝也。真心者信也。性現而命存。惟精惟一者。是質直二字。精一而氣足。故如渝。大方者。空洞天地無絲毫蔽障。明明朗照。無處不燭。東西南北。

前後左右。上上下下。皆是空洞成一大竅。惟炁流行。光明萬國照徹諸天。謂之大方無隅。大器者。先天見而虛空成器。即神室也。不要以有尋。不要以無覓。靜極氣生。氣生神室見。出於自然而然。不待勉強而成大器也。如水泡一樣。有形無質底東西。晚成者。炁生而後見。謂之晚成。大音希聲。音者潮信也。時候到而潮不失信。如靜極而炁生呼呼若有聲然。又若火然。大音希聲者故耳。大象者。神凝也。神凝而不見其形。神凝即道也。道原無名。惟自知其妙。難於口言。難於目見。故大象無形。道隱無名。此也。夫惟者箇道。中士聞而怠心生。下士聞而怪無形。惟上士者。善守善靜。收拾身形。撇去心意一點虛靈。常常內固。善貸而且成。且字最妙。稍有絲毫心意。就不成。如身居土內。即成之。且字活。不一定也夫惟道。善空。善靜。善採。善有。復善於無。謂之善貸且成。

道生一章第四十二

道生一。一生二。二生三。三生萬物。萬物負陰而抱陽。沖氣以為和。人之所惡。惟孤寡不穀。而王侯以為稱。故物或損之而益。或益之而損。人之所教。亦我義教之。強梁者不得其死。吾將以為教父。

此章大旨何為。太上教人以弱制強。以靜生動。以有入無底意思。何為道。靜極乃道也。靜虛極。乃玄也。道入於玄。謂之道。從何處生。虛中見。靜裏生。何為一。靜裏有動機在無心處見。謂之生。何為道生一。靜極機動。恍若有物。謂之道生一。何為一生二。物有時。陰陽合抱。動靜合機虛虛實實。金生水。木生火。此時候天地纔分真心與真水。一降一升。聚合於虛中謂之一生二。何為二生三。陰陽既分。天地既判。此二也俗說天地人為之三。天地既生。難道又有天地。此論謬矣。天之秀氣。地之生氣。感和風之清氣。此三也。外言之。氣之清。神之靈。精之潔。靜裏分陰陽。而精氣神同化於虛無。此三者內言也。不靜陰陽不分。陰陽不分氣不清。不清精不潔。不潔則神不靈。不靈安得為道。何為三生萬物。得天之秀。感地之生。乘風之化。風乃天地交感之氣。故言之如無風處草木。雖得天之秀。地之生。無風則不茂。無風則不華。理必然也。人之修道。雖靜也。靜中不生。陰陽不分。精不潔。氣不清。神不靈。入於頑空。故命不立。如草木避風者同。神也。氣也。精也。秉靜而先天生。此三者。皆先天中之物也。會合於虛無。運用於陰陽。合抱於神空。此三者。凝而為丹。丹成八

萬四千毛竅。三百六十骨節。五臟化盡。血白脈絕。四大皆空。都成一箇虛無關頭。諸氣朝元。而生萬物。謂之三生萬物。何為萬物負陰而抱陽。大凡有形之物。皆陰也。有形者。皆有性。性乃陰也。性中得命。陽也。陽生於陰。潔白而生光。與月同也。人之修道。無裏取金。一靜。而水中之金自然躍出。不靜而用意取。非水中金也。穀氣聚而結為精華。此物也。非金也。萬物乃諸氣之靈虛無中。先天凝結。四大皆空。而萬物方秉先天中底一點陰中之陽。去陰而合抱於陽。如人終日塵世。心存意在。食五穀而加五味養之。盡歸於陰。陰盛精生。而穿透於皮骨。潤於四肢。此陰中陰也。陰盛情動。精漏而盡。或心動於物。形勞於事。精耗而枯此陰盛而使之然也。假後天之寶。養我皮袋。住居不損。主人公纔能安身。此外丹者也。外丹固而內丹方成。釋子云。捨身者謬矣。此謂之負陰抱陽。負陰之體。而合抱真陽。萬物來歸。形化氣。骨化虛形骨化為虛氣。似天之有象無形。負陰之上而抱真陽。一氣而已。何為沖氣以為和。沖者上也。清氣上浮。而和合太虛。有形者人所惡之。言其純陰不健於陽。修真者。惟孤寡不穀。言其清靜於己。與人不相同也。總不外獨字。獨於己身。一於己形。而我之玄。

隨氣之沖和。合無極之至道。謂之孤寡不穀。何為王侯以為稱。王侯者神也。精於一。合於虛。方能玄妙之妙。獨見於我。何為故物。或損之而益。人能精一於我。靜靜於中。物之秉靜而生。是有也。以無損之。損之又損。清之至。靜之庄。清靜之至。謂之損也。物不損不能生。生後以靜養之。此其有也。靜久則有益於己。旋轉週流。或上或下。或左或右。或前或後。沖萬竅之開通。諸絡之一貫。會眾氣於神室之中。含養於虛無之境。謂之故物。或損之而益。何為或益之而損。物之通徹明了。靜極而益。從益之中。化為空。返空不空。返無不無。空復真空。無無不無無。無無亦無。此二句。不外先靜後有。從有入無。靜者以性下手。有者。性中立命。無者。性命返虛而合道。萬物復化而為三。化三而為二。化二而返一。一後而入無。從無而合道。此時身心同於虛空。性命歸於湛寂。無極而化太極之時也。到此地位人何之所教。有入無。無化虛。人之所教。道有而止。亦我以不明之心。不動之義昏昏默默。教以無為而合太虛。所為強梁者。心守意取。不以虛而入。以誠而守。謂之強梁。何為不得其死。人以心住守方所。以意用力採取。終日養穀之氣。精之華。穀氣盛。而真陽耗。精化華

而精液消。日復一日。陽盡精枯。豈能久於人世而惡病生。故不得其死。吾將以無為之父。以孤寡不穀。沖氣為和。負陰抱陽而教之。如此方謂之道。

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

天下之至柔。馳騁天下之至堅。無有入於無間。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。不言之教。無為之益。天下之希有者哉。

此章因上章強梁者。不知無為之益。而申明上章之意也。天下之至柔。清心靜意。絕欲安神不知有天地。亦不知有身形。一氣貫通。凝丹室內。惟性而已。此天下之至柔者。或意住。或心存。或取或就。吞吐後天。在皮毛上用工夫。終日擒拏。勞苦身形。凝養後天。此天下之至堅也。學玄之士。虛虛一性。真氣氤氳。聽自然之衝突。諸竅皆通。神室頓開。我之真道。從柔而堅。自然馳騁之至堅。何用心意而苦身形。此謂天下之至柔。馳騁天下之至堅。柔者氣也。馳騁者。衝突也。堅者。身形也。以自然之真一。衝突乎假形。何須作為哉。無有之心意。無間於時日。空空一性。清靜無為。時時刻刻。入無間工夫。自然真一上昇。本來交并。虛無中會合。空洞中交感。如此景象。豈待作為而然哉。如此從

無為中來得。何苦作為。吾是以知無為中。如此之玄。如此之奧空空洞洞。一箇虛無。有益於我之神。不去言玄說妙。無言而內教之。無為而內益之。如此者。天下希有之人哉。不言而道教之。無為而玄益之。如此之奧妙。天下希有之道哉。不但希有如此之道。亦希有以柔馳騁之堅。以無為入於無閒之人者哉。又不但天下希有知此者。天下并無聞此者。以柔制堅。以弱制強。以無為如無閒。如此之道豈易言哉。

名與身章第四十四

名與身孰親。身與貨孰多。得與亡孰病。是故甚愛必大費。多藏必厚亡。知足不辱。知止不殆。可以長久。

此章教人絕有存亡底意思。名與身孰親。名者。有也。身者。神也。舉一意。動一心。即名也。存於心。虛於靈。即身也。一意一心。頃刻千里。意去心馳。我之心即耗。如此思之。其孰親乎。內照返觀。外繁多事。其孰疎乎。知其親明其疎。無我之身。安得有名。名從身得。豈有捨身而從名乎。知其神。忘其名。乃道也。貨從身得。捨身而貨。安得貨者。不過隨處有之。不能充滿天地。身雖一己之神。散而瀰滿乾坤。聚則存於虛室。如此究之。

孰為多乎。得與亡孰病。得於名。得於貨。惟我之所有。亡於身。亡於神。惟我之所無。如此考之。其孰為病。此三者。皆外講也。內講者。名者。求其得也。身者。存其神也。不虛心而求得。則妄心生。不無意而求有。則已神耗。不求其得之虛名。不求其有之虛名。虛我之神而名實。虛我之名而神失。神失名就實。名實而神隨失。請思之。其孰親乎。貨者。穀之氣。身者。清之氣。存心著意。穀氣生。忘心絕意。清氣穀。騰氣不過存其所。透其關。清氣竅竅流通。周身充塞。穀氣存心意以養之。清炁虛神靈以蘊之。請思之。其孰多乎。得者。意中得。亡者。心中亡。有意去得。著意去。亡得者。虛中得。亡者。無中亡。虛裏自得。無裏自亡。請思之。其孰病乎。此三者。在下文以明之。是故甚愛必大費。欲虛身。是愛也。欲惜靈。是愛也。愛則愛矣。必無中費心。虛中費意。靈中費身。費之至。方為真愛。藏者。養也。多藏必厚其神。神清而知足。神凝而止知。神靈而知身。知身而不親其名。知身而不多其貨。知身而不為其病。不親名。不多貨。不為病。因身之清。神之靈也。故不有辱於我。取殆於我。如此親其身。多其氣。不病其神。可以為道之長久。

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

大成若缺。其用不弊。大盈若沖。其用不窮。大直若屈。大巧若拙。大辨若訥。躁勝寒。靜勝熱。清靜為天下正。

此章要人致中和底意思。根上章知止知足來。大成者。已成之士。先天見而凝底時候。不要自貪自求。妄意存守。隨他自然轉動寧止。若缺而不足。其中妙用。若其天然而不能弊我本來一點真靈。者纔教做大成若缺。其用不弊。大盈者。周身通徹。無髮毫障礙。皆先天一氣時候。若空洞然。若沖虛底一般。其中玄妙。聽其自然。其中妙用。就無窮矣。大直者。先天直上。貫於虛中。不要意取。聽其自然不能底意思。而若屈然。屈者。不能也。大巧者。是他。時至時候。左旋右轉底樞機。按周天而合五行。其中巧妙莫能言。到此時。吾言不謬矣。其中巧妙。難知難識。是他。自然之巧。非我之用巧也。他雖巧。而我之心意若拙。隨他樞動。而我灰然。謂之大巧若拙。大辨者。他來時。我以心意覺之。謂之大辨。者箇辨也說不出。微覺就是大辨。訥字是箇死字。他來時。我若不知。若不識。不似箇死底一般。不覺為訥。不訥就覺了。是死心灰意然。

謂之大辨若訥。世人看訥字。不能言者是訥也。在此作箇死字看。躁勝寒躁者。後天穀氣。人用力時。而穀氣勝。寒則不犯。內講。躁者。華也。後天足。寒亦不犯。內實則外不敢侵。寒不能入。故勝之。凡修道。先固後天為最。勝熱無心一作。可熱不熱。內講者。靜心以待真陽生。而真火薰蒸脾土固。而虛火不生。心地靜。而妄火不生。意寧。而肝火不生。情絕而肺火不生。性定。而臟火不生。一塊真陽。諸火皆散。謂之靜勝熱。清靜為天下之正道。清而缺而沖。靜而屈而拙。清靜而訥。如此則天下正。正者。正其心。誠其意。絕其情。盡性而得命。謂之清靜為天下正。

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

天下有道。卻走馬以糞。天下無道。戎馬生於郊。罪莫大於可欲。禍莫大於不知足。咎莫大於欲得。故知足。知足常足。

此章要人收伏心意。而不外馳底意思。外講者。天下有聖君賢臣在位者。秉公心立正意。則百姓得以安康。馬字改箇心字看。外面用世也要心。內面修己也要心。外面心不正。則天下不治。內面心不虛。則我不能久。謂之走馬以糞。糞字改做箇苗字看。

舉心動念也。苗字改做箇念字看。不動念。何以走馬。奸臣賊子。忠臣孝子。義夫節婦。暴君污君。仁君聖君。皆從心造。此走馬也。念不動。心亦不動。念動則心生苗。心生苗。謂之以糞。此在心內講。善惡俱從心出。天下無道。戎馬生於郊。此二句在外講。天下無道時。亂政多出頑風壞俗。皆是在上者心馳於外。貪之求之。蓋不由己。而心去矣。心去。惡心生而多欲。焉得無罪。有罪必死。因多欲所招。惡心生而不知足。不知足。烏得無禍。有禍身必亡。因不足所招。惡心生而欲得。欲得烏得無咎。有咎身必故。因欲得所招。皆不知足故矣。故知足者。無罪。無禍。無咎。如此之人者。知足常足。知足者。大而常足天下次之常足一國。再次常足一家。至小常足一身。類而推之。知足天下治。知足謂之天下有道。不知足。謂之天下無道。知與不知。皆出於心。太上故以馬譬之此外講也。天下者。是我之一身。有道。是一炁混然。走字。改箇去字看。馬字。作箇心字看。糞字。是寂然不動。走馬以糞。去心寂然之意。我之身。一炁混化。寂然還空。者教做天下有道。天下無道。是心性不定而亂馳。郊字。心境也。戎馬。是野心也。或存者裏。或想那裏。戎是操軍之馬。無休息終日搬弄。

而作有為。不歸清靜。俗語云。終日盤算。是此也。心不閑。謂之無道罪字作病字看。可欲。是欲不死也。終日盤弄而求長生。殊不知反生病也。不欲則不病。故罪莫大於可欲。禍字作箇死字看。今日貪。明日求。日夜無寧。有限陽氣。日漸耗光。因求足而反生不足。故死取禍之端。莫大於不知足。咎字作害字看。今日欲起明日欲來。殊不知注意底。都是後天。而反生害。清靜自然得。何必欲得。故咎莫大於欲得。清靜者故知足。知足者。常足而不死不病。不害。因其不欲知足。不欲得。而渾我之一炁。保一身。養我之虛。固我之鉛。靈我之性。而返我之汞。為有道之天下。收束其走馬。降伏其心性。常足以忿然不動。養我浩然。而返於寂。盡性而得命。一炁豁然而貫通。故無病無害亦無死。因其清靜而不欲。空洞而知足。虛靈而不欲。得如此。方為有道之天下。無心道士。方合得太上本旨。教人去心知足底意思。

不出戶章第四十七

不出戶。知天下。不窺牖。見天道。其出彌遠。其知彌少。是以聖人不行而知。不見而名。不為而成。

戶者。虛中之門。不出戶。是一炁常盈於戶。空洞

而不覺也。知天下諸炁朝元。通徹萬方。不出戶。昏昏不知其門。默默貫通六合。其理皆然不外是也。牖。是虛中無。無一竅。寂寂然而道存。與天相符。與道同體。謂之見天道。其字。指道也。出字。渺茫不知所有。空空一性者是也。我之道充滿宇宙。愈靜而愈玄。更清而更妙。一靜充塞天地。一虛包羅乾坤。其道愈出而愈彌。更出而更遠。言其一靈虛於中。無不照察。無不通貫。謂之其出彌遠。靜於道。而不見其道。窮於玄。而不覺其玄。不知何為道何為玄也。其知彌少。此也。是以修真之聖人。清之靜之。不行而知道之來。空之洞之。不見而強名曰道。無之虛之。不為而道自成者纔是不行而知者。謂之真知。不見而強名者。謂之真名。不為而成者。謂之真成。知不見其知。名不見其名。成不見其成。此三者。性中融於命。命存於性。從無中所得。得後還無與道合真而洞湛寂。五行貫通。交泰陰陽。恍兮忽兮。其中有象。虛虛實實。不知其知。不名其名。不成其成。謂之知天下而見天道也。名其道而成至道也。故彌遠彌少者此也。者纔叫作成道。本不行不見不為。而真心見矣。是以聖人修之。如此其知其名其成而道真矣。

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

為學日益。為道日損。損之又損。以至於無為矣。無為而無不為。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。及其有事。不足以取天下。

此章教人復歸混沌。返於上清底意思。借學以言道。為學日進。而不見其功。其學日增。為道日損。而不見其減。其道日寂。道者。混沌之體。以清靜而用之。湛然一炁也。心無其心。而真心見。意無其意。而真意存。情無其情而真情寂。空性以立命。養命以還空。若亡若存。一炁充塞。竅竅流通。其光日見。其妙日玄。玄之又玄真道乃見。者是箇道。仰而不能攀。俯而不能就。若云遠。目前可得。若云易。勝若登天。瞻之在前。忽焉在後。窈之冥之。其道難見。空之洞之。其功易成。無他在己之靈。虛之則神藏於室。實之則神馳於外。在人之專於不專耳。無人無我是損也。無靈無性。又損也。槁木死灰。內有性存。凡取天下者。淳化之風。無為之治。窈窈冥冥。湛寂若清天。空空洞洞。清之若深淵。以無事而取之。天下自然來服。人之心清如水。人之性湛如天。則諸炁朝元而合一。混沌打成一片。空其心。通其性。靈其神。抱其命。鎔鑄一箇空洞鏡子。照物無所不徹。光明沖射萬方。乾坤為之我

有。天地為之我無。陰陽合一。而虛靈以存之。者是箇無事。若有毫髮所染。絲須罣牽。則為有事不足以取天下。為道者。不足以通百脈。則光明不開。真性不見。難以降伏諸炁。為道者。當自勉之。此章不過教人去聰明之心。馳騁之意。貪欲之情。若愚若蠢。死心灰意。損之而進於道矣。雖是無為而盡性。無不為而立命。無不為。是沒有不為之道。靜極而動。是無不為。動後返靜。是無為。從無為而到無不為。再從無不為。而返於無為。如此者。何患道不成。而天下不取也。

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

聖人無常心。以百姓心為心。善者吾善之。不善者吾亦善之。德善矣。信者吾信之。不信者。吾亦信之。德信矣。聖人之在天下。惻惻為天下渾其心。百姓皆注其耳目。聖人皆孩之。

此章洞燭常虛。光明內固者也。聖人者。神也。常心。世欲之心。知識之心。神靜真心現。故聖人無常心。百姓者。氣也。氣固真空。虛靈之心出。如天之無心。實有心存。故以百姓心為心。善者。淳化之輩。真常清靜。吾得妙矣。故善之。不善者。塵凡外務。攪亂真道。吾亦靜治之。無所以亂我之

本來。清靜虛神。淳化混然。吾亦善之。德字。作得看。我之真靈不昧。靜極而量弘。天地山川無所不容量弘則。德重。如天之德。上德不見其德。得善矣。信者。不無欺也。時至而到也。吾得靜之妙。信乎其玄玄矣。不信者。時未至也。堅心清靜。必候其至。吾亦信待之。如此之淳德得信矣。聖人之在天下。即神之返室矣。神歸於室。常惺惺然。惺惺。是無人無我之境。為天下渾其心。虛中不昧底意思。一氣渾然。而百姓皆注其耳目。一神虛無。而聖人皆孩之。寧神混沌。凝其虛中。神凝於氣。氣懷於神。神氣合一。運用於虛中。空空於身外。則百姓之耳目真注矣。聖人無常心真孩矣。霹靂一聲。虛空粉碎。飄飄蕩蕩。不知天地。而我內有天地。不運五行。而我自然轉動。不知其身。而真身見矣。不知其心。而真心明矣。真身見。真心明。聖人物外之神。則常心泯矣。非道而何。

出生入死章第五十

出生入死。生之徒十有三。死之徒十有三。民之。生動之死地十亦有三。夫何故。以其生生之厚。蓋聞善攝生者。陸行不遇兇虎。入軍不避甲兵。兇無所投其角。虎無所措其爪。兵無所容其刃。夫何故。以其無

死地。

此章外其身形。求身外之真身。故無生亦無死。凡有生必死。生者死之門。死者生之戶。出有心之生。入無心之死。生之徒十有三矣。生生者。生一氣之真。死死者。死通靈之心。忘其生。即忘其死。不待穿鑿。而歸自然。十之中有三矣。三三之數。老陽之體。去九而歸於一。純陽之體矣。此句太上破九轉之說。九轉還丹。是耶。非耶。世人以訛傳訛。作為九轉。非九轉也。九者。陽也。金也。陽金之數。返而歸一。為之十有三。死之徒十有三。言人入於作為。求術以長生。豈止避了九數。而妄作九轉之行功。不能歸一。而返閉陽金。則有落地矣。凡有落地。傷生取死之道也。夫何故。生生之厚。求生之心切。反有死矣。民者。氣也。氣生則生。氣動則地見。氣見陽金生。金生而動。動則九數。純純而返一。不厚生而生金矣。如是之五穀。五味。藥物。方術等。皆生生也。外此則不生。殊不知反害也。蓋聞善養生者。忘其生。亦忘其死。俱從無心無意中而長生。有心則鉛耗。有意則汞竭。鉛耗汞竭。則死矣。何故。因作為而求生。豈知反死也。善攝生者。陸行不遇兇虎。陸乃命也。忘其命。真龍真虎見。作為之兇虎則不遇。因其無心也。軍者。

性也。入於性。則不避兵戈。兵戈。刀圭也。己土。戊土。性定真心見。二土自然歸中。何待作為。因其忘身也。身心忘。天地自然交泰。不惟兕無所以投其角。虎無所以措其爪。兵無所以容其刃。因其忘我忘形。凝神定性。氣和而得命。清天靜地之謂也。返於虛歸於空。神靈氣息。惟有存性。兕虎兵戈。安能得害。夫何故。以其無死地。蓋其不入於術而常虛也。有術者必死。無術者必生。修道者。可行術耶。

道生章第五十一

道生之。德畜之。物形之。勢成之。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道之尊。德之貴。夫莫之命而常自然。故道生之。畜之。長之。育之。成之。熟之。養之。覆之。生而不有。為而不恃。長而不宰。是謂玄德。

此章教人不待矯揉造作。聽其自然。而知漸進之功焉。道字作箇無字看。有字就是術了。無字就是至道。道從無而生。從虛而入。空之又空。道乃生焉。故道生之。乾坤合一謂之道。陰陽轉舒謂之生。太和之氣謂之德。道從太和而生。生而不捨謂之畜。畜之若有物。空其靈虛其實。畜而成形若有之。因其旋轉左右。沖突上下。若有勢焉。故成金液。物

成而天下萬物無不化生。萬物本無而生。是以萬物莫不尊道。萬物本太和而成。是以萬物莫不貴德。故道所以尊之。德所以貴之。何也。本於一性也。一性而生太和而成。夫莫之命。命者。動也。靜極而成道。自有命存。何有意動。而道常出於自然。自然之中。而道自然火發而生之。若有以畜之。我以自然之氣。內和太和而長之。畜清虛而育之。體靜而成之。無為而熟之。不動而養之。以氣還元而覆之。故生而莫知其有。為而莫之可恃。長而不見其形。故不宰。是謂虛無之道。太和之德。窈窈冥冥。若有而不見其有空空洞洞。若存而不見其存。如此者。是謂玄德。

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

天下有始。以為萬物母。既知其母。以知其子。既知其子。復歸其母。沒身不殆。塞其兌。閉其門。終身不勤。開其兌。濟其事。終身不救。見小曰明。守柔曰強。用其光。復歸其明。無遺身殃。是為襲常。

此章是返本還元。歸於太虛。如聖經有云。物有本末。事有終始。知所先後。則近道矣。又如中庸有云。致中和。天地位焉。萬物育焉。種本留末底意思。天下者。身也有始。是一炁之初。發生未動之

先。此時乃先天也。以為萬物未生之前。即有靈性。靈性就是萬物之母。既知有性。性發即是子也。發生時就是意了。有意是後天性是先天。先天稟而後天生。未發之初。即有意存。謂之以知其子。既知其子。意勝而復滅生意盡。復歸其性謂之復歸其母。如未驚蟄時。草木稟性而未生。內有先天存焉。到清明後。漸多生意。而枝葉萌動。此其子也。夏茂秋落。有霜雪殺之肅之。生意盡。止有性存。含養於內寂然不動。而又待來春。此是復歸其母。如修道者。一炁融性。清靜而俟物至上升下降而會於虛。此其母也。左旋右轉。上下沖突。而為金液。此其子也。覆性而候動。動而復靜。隨其自然不待勉強。而合天真。此即是知母知子。而明本末終始之謂也。既明本末終始。不知先母後子。先子後母。則近於真常之道矣。真常之道在於湛寂。沒身而不殆。兌者。口也。塞其兌。寡言惜氣之謂也。則內境不出。門者。耳目也。無聽無視之謂也。則心灰意絕。無所搖動。則外境不入。閉其門。塞其兌。終身不待勤勞。而近於道矣。開其兌。則真氣不出。真氣凝。則餐風飲露。而濟於其事。若兌閉而不凝。露洩真氣。則終身莫能救。見小而不貪。入無而不有。虛其神。和其氣。益其精。皆化為空。則內外通透。

無有隔障。輝煌乎見於微渺曰明守純一之中和。空虛無之境界。不知人我而無貪求。退藏幽境。遠於囂俗。知柔而返曰強。用其柔和之光。復歸於見小之明。則知天下萬物。有母必有子。有子復歸於母。言其靜而動。動而返靜也。遺字。作箇說字看。如此。光至於柔和明至於見小。內外虛白。沖塞天地。無說我之身。皮袋之殃也如此者。是謂襲常。襲者。時時不閒念念常存。不可須臾離之謂也。知天命而率性。求率性中而得命。是謂常真常存之至道也。極言虛中有。有還虛譬如命本性出。無性不為真常。藥本靜靈。無靜不成玄妙。而天下萬物本末終始前後。自此而明矣。

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

使我介然有所知。行於大道。唯施是畏。大道甚夷。而民好徑。朝甚除。田甚蕪。倉甚虛。服文彩。帶利劍。厭飲食。財貨有餘。是謂盜夸。非道也哉錯。

此章教人知本知末。行近而遠邪。就無去有底意思。我者身外之身。使身外之身介然湛寂。湛寂中有所知。知者覺照也。如此覺照。若行於大道。惟聽其自然之施為。常存是畏之心。深息常守而不敢放逸。大道。即天地之正氣。如天之無言無動。輕清而至

高。虛靜而至靈無有奇異處。平夷而已。大道與天同體。亦是甚夷。而無奇異。不常而已。無有施為。靜以俟其自動。隨一氣之週流。靜則徑生。民者。氣也。處靜。則徑路通貫。而民隨其徑。而入虛無。氣靜則和。氣和則定。氣定真生。真生。而好徑。從徑而起。元海如火發。火發上升。則先天見矣。者纔叫做而民好徑。朝者。一氣也。氣升除息。謂之朝甚除。田者。身也。修身要無絲毫罣牽。看得如千年不耕不種無用之地。為世之所廢。我之身。亦看得如此無用。若田之蕪一樣。真修道者。捨其身而修心。心修得灰蕪身。而道日益。身看得重。道安在哉。身重心動。則求名求利念出。輕其身而身存。身存即道存。重其身而身亡。亡其身。道安在哉。謂之田甚蕪倉者。無名無處虛空之室也。虛心靜意。則先天生。先天生。則倉纔開。人纔知其處也。者箇時節。方纔知道之妙。謂之倉甚虛歷代祖師所言虛無竅者。此也後人求見者有訣。訣曰。心靜而性明意。清而慧覺息深忘我。空我忘形。一氣纔生。火發乃見。起者。金室也止者。神室也。無意之中。而聽自然。四海之富。莫能得此。者纔是太上倉甚虛本旨底訣法。服者丹也。丹乃保身之珍。服乃護身之物。故以服字作丹字看。文彩者。

內中五行。而還於虛白。從虛中見丹。丹成於三色雲氣之中。照徹天下。保我之身。謂之服文彩。帶利劍。先天生。慧光見。則心之厭矣。厭者。無心之謂也。飲者。金液也。金液有物。謂之食。無心中動是我飲也。食也。總者不過一氣耳。財者氣也。貨者。神也。神氣足而有餘。是謂盜天地陰陽之道兮。天地陰陽之盜兮。非道也哉。錯當者箇不是大道就錯了。不錯上文即道也。非道而何。

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

善建者不拔。善抱者不脫。子孫祭祀不輟。修之身。其德乃真。修之家。其德乃餘。修之鄉。其德乃長。修之國。其德乃豐。修之天下。其德乃普。故以身觀身。以家觀家。以鄉觀鄉。以國觀國。以天下觀天下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。以此。

此章教人知一生二。二生三。三生萬物底意思。建者。樹立直上之謂也。善性則氣生。純一莫能拔。靜定則生。生動。直上而不移。抱一而定。忘人忘我底境界。時時如是而不脫。性。母也。氣。子也。母靜子定。常守母之規模。而呼吸自如。動靜天然。不待勉強時時不輟。稍有心中意。意中意。則忘母之規模。而不自然。常常定靜安慮。而得真道。以

此真道。不輟而修之。而我之身外身真矣。純一不雜。一團天然之趣。者是我修身之德。如此。其德乃真。得天然之氣。時時不輟。而修我之家。身者。神也。家者。虛室也。其家空洞中而現。以我純和之德修之。其德乃餘。使我天然之氣。時時不輟。養純一之體。修之於鄉。鄉者。性也。虛室之外宅也。常常純和其氣。而德乃長得真性而不昧。使我天然之氣。時時不輟。而修之於國。則國有淳化之風。常常清靜。無毫髮之餘。以性還空。內若有所得。沖盈而豐之。使我天然之機。時時不輟。而修之於天下。則通身透徹無絲毫隔障。光明於萬國無不普照。此身外之身。慧光朗映。一貫乾坤。而天地悉歸於我。我還天地故。以我之身。觀身外之身。我之虛含。觀虛空之室。我之性觀虛白之性。我之神觀湛寂之神。我之慧觀混沌天然之慧。吾何以知天下之道然哉。不過一性者。此也。靜者。此也。靜而後動者。此也。動而返靜者。此也。湛寂而歸於虛白。此也。混沌而返於太清亦此也。無他盡性以俟命也。返命而復歸於性。此乃常真常存之道也。以此。

懷真人曰。靜性靜性。真靜性。先天一炁起太清。寂然常繞虛無竅。一氣流通萬氣朝。渾然一身雲外

客。不知身外有金身。太極爐中常錘煉。混元鼎內現真形。以空還空隨覺悟。無無有有此章神。心灰意滅歸大道。靈靈虛室現陽神。頂上一聲雷霹靂。天地晴和放光明。算來都是無著處。一身之外始為真。真真真。真到了妙處道有靈。我身不作主。任他自己行。得了天然味纔得做真人。

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

含德之厚。比於赤子。毒蟲不螫。猛獸不據。攫鳥不搏。骨弱筋柔而握固。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。精之至也。終日號咷而不嗄。和之至也。知和曰常。知常曰明。益生曰祥。心使氣曰強。物壯則老。是謂不道。不道早已。

此章是返本而歸太清底意思。德者氣之和。厚者。常常精一。含蓄和炁而不間斷。謂之含德之厚。如赤子毫無知識。螫是行毒也。毒蟲不螫。無心之謂也。如赤子無容心。外不能入害猛獸不據。無意之謂也。如赤子無思意。外不能攪亂。攫鳥不搏。無情之謂也。如赤子不種情於萬物。內絕心意情。外欲不入。和氣以合道。則骨弱筋柔而握固。雖有其身。而不知我之形。雖有其氣。而不知我之道。赤子無知識。則忘人忘我。而不知我之為我。常歸於

空。修道者。故以赤子譬之。他既不知人我。又安知牝牡之合而（血爰）作。（血爰）者。赤子之真陰也。一點真陽隱於內。赤子氣和而生一。故見牝牡出。他也不知用意用情。聽其自然而樂天真。氣固則精潔。精潔則一氣生。謂之未知牝牡之合而（血爰）作。精之至也。赤子無心。而氣不耗。終日號呼而嗑。嗑者。咽也。雖然號呼而真氣不散。言其無欲無忿故不嚙。精粹純一。和之至也。言其氣歸於空。空無所空。氣存於有。有無所有。聽其天然。常和以合道。知和之所以然而曰真常。知真常而返於虛。慧生而曰明。和之至。有益於先天。先天抱一而曰祥。損而曰不祥。氣益則生。氣損則耗。心益不祥生。心損祥見不過損心而益氣。心使於氣者凡。氣使於心者聖。心使氣則強。氣使心則弱。強者萬物壯而老。弱者萬物化而生。能弱即道也。能強是謂不道。弱者。同天地之氣。天地壞而我存。是謂道也。安得早已。強者。自耗真陽。日漸消化。是謂不道。不道者。安得不早已乎。總不過和其氣。去其心。忘其形。存其道。聽其天然。隨其流通。周徧天下。而復歸空。歸空不空。是謂含德之厚。比於赤子。存真常之道。清之靜之返於太清。而道常存。豈已矣乎。

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

知者不言。言者不知。塞其兌。閉其門。挫其銳。解其紛。和其光。同其塵。是謂玄同。故不可得而親。不可得而疎。不可得而利。不可得而害。不可得而貴。不可得而賤。故為天下貴。

此章教人無貪無求。知止知辱底意思。道原無道。強名曰道。道原無知。強以有知。道不行功。強以有為。道原天地之理。道原。人生之氣。知者。實無所知。此為真知。真知無可說。謂之知者不言。者就是道了。言者。或說何處下手。何處採丹。何處結丹。不聽天然。強以意取。此非道矣。如此之人毫無知道。是謂言者不知真知者。坐若山。行若輪。時時不放。內固以塞其兌。外固以閉其門。內外真固。常挫其有為之銳。不知不識。以返其本。柔和以隨其自然。內外柔和。無心意之紛。則以知者不言解之。一氣貫通。內外貞白。柔和則慧生。慧生則光明萬竅。諸經絡通透。空無所空。有無所有。謂之和其光。自以為一。天地四時八節。無不合之。常存天地間。無我。我無天地。呼之以牛。我以牛應之。呼之以馬。我以馬應之。水溺火焚。不能動其心。者等人纔講得和光同塵。和光。是慧

生內外。同塵。是窈窈光明。一氣週流。而無隔障者也。內中一生二。二生三。三生萬物。變化無窮。而復返於一。歸於混沌。是謂玄同。如此地步。不可得而親之。親之意存而歸於有。如此地步。不可得而疎之。疎之入於頑空。如此地步。不可得而利之。利之貪得。反傷其元。如此地步。不可得而害之。害之欲得反枯其精。如此地步。不可得而貴之。貴之驕心生。終不能成如此地步。不可得而賤之。賤之退心起。空聞至道。聞道者。不親而親。疎而不疎。不利而利。害而不害。不貴而貴。賤而不賤。如此者。故為天下貴。纔為知者不言之至道也。

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

以正治國。以奇用兵。以無事取天下。吾何以知其然乎。以此。天下多忌諱。而民彌貧。人多利器。國家滋昏。人多技巧。奇物滋起。法令滋彰。盜賊多有。故聖人云。我無為而民自化。我好靜而民自正。我無事而民自富。我無欲而民自樸。

此章教人歸靜。無使精魂搬弄而傷其生。以正治國。正其心。誠其意。我自安然靜極景生。無不照察。如天之清極。風雲雷雨。沛澤天下。此乃天之奇。景現是人之奇。兵者。意也。以靜治兵。則兵。良

不害於民。總而言之。無意氣醇無不貫通。有意氣積。無病不生。以奇用兵。去意而已。天下者。身也。以無為治身。則長生不死。吾何以知道之然乎。譬如以靜修真。真何在也。以無為言道。道何存也。故吾何以知其然乎。此句解作箇修身不知道看。然字。指道而言也。太上真道。不知何道。是為大道。故以清靜修之。以此然也。世人訛傳。誤人多矣。誤人者。講後天一氣。即下數句是也。天下多忌諱。清靜而歸於有。忌諱者。用情用意是也。則民彌貧。民者。氣也。貧者。絕也。用意用情。氣絕早亡。何也。心意耗氣故已。已者。死也。民多昏。因意所害。故奇物多起。滋者。念也。隨他以意搬弄。則念起而隨之。於氣多有效也。人故娛之。殊不知取死之道也。法令滋彰。法令者。後天氣路底規矩。何起。何行。何住。如此行久。精耗而真一散。後來路熟不能丟去。盜賊多有而傷身也。真修者。切宜戒之。盜者心也。賊者意也。搬弄久。我不能為主。死日近矣。故聖人戒人有云。我無為而氣自化。無為之妙真一。聽其天然。則行止自然合天之度。我好靜而氣自正靜之至。情之極清靜至極。一氣貫通。週遍天下。江海河漢。無不流動。故天地能長久。人效之。豈不道也。無事無欲。則民朴。而風

化淳。去心去意之謂也。常清常靜之謂也。此是太上苦心。一一教人無為修身。有為氣化。化而返元。歸之於空。此章之意也。

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

其政悶悶。其民醇醇。其政察察。其民缺缺。禍兮福所倚。福兮禍所伏。熟知其極。其無正。正復為奇。善復為妖。民之迷。其日固久。是以聖人方而不割。廉而不剝。直而不肆。光而不耀。

此章教人混沌養真。杳冥養神底意思。修真以柔。以弱。以無。以空。虛則靈。空則明。其道也。常常悶悶。以無我。悶字。關防我心。為道之要。其氣也。通貫融和。心無主也。謂之醇醇。政是道。民是氣。道和於氣。氣和於我。忘我合真。始為政也。察察者。惺惺之謂也。我能惺惺。我即為心所使。不能關防也。其氣散而不和。因有心也。而道不成。故有禍福兼行。禍者因福而至。福者防禍而得。禍福兼至。在於心也。我能防此一塊肉。無求福之心。其禍無門而入。我能惺惺常往。求福而返招禍也。如此推之。孰能明至極之道哉。惟無。可以為天下政也。我有淳化之風。感動其民。則民無不歸我之化。政若施於有為。好奇之心無不招禍。

我能空洞善根。常常關防。不放半著。其德無不合天。無心之謂也。非道而何。我若修有為之善。好勝之心。生於妄念。則妖見矣。求福而禍隨之。我無奇。我無妖。只悶然而不放。氣通天下。水流九洲。湛寂真常。若迷其心。則我之氣。無不混然而民迷。常常握固之久。而道成矣。是以古之修道聖人。堅剛其志。而不割動絲毫。志不移也。謂之方而不割。清心靜意。常守其神。外不能動我之情。生死寄之於天。身形忘之於地。我不在天地間。天地未嘗生我。亦未嘗死我。清靜廉潔而不劇。劇者。碎割也。言其我成一片。不能分也。直立不斜。秉空性而不倚。虛我神而不搖。常常誠之正之而不肆。肆者。放逸也。言其我常關閉防閑。而不使出入。久而不肆。光者性生於內。我常收藏幽密之室而不耀。方者。道之機也。廉者。道之統。也直者。道之體也。光者。道之用也。全此四者。無道不成。關防心意。而心意醇醇惺惺放縱。而真元缺缺。泯心泯意。非道也。而又何求。意絕氣生。意至氣止。意寂氣勝。無意而氣和。沖滿天地。照徹乾坤。如此者。為政悶悶矣。意者心之苗。情者心之根。念者心之發生。絕心而意泯。忘心而情寂。空心而念無。為道者。可不悶我之心。而妄求至道。其道遠

矣。嗟夫。欲學悶悶者。自求真心。忘其血心。而道成矣。

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

治人事天莫若嗇。夫惟嗇。是謂早復。早復。謂之重積德。重積德。則無不克。無不克。則莫知其極。莫知其極。可以有國。有國之母。可以長久。是謂深根固蒂。長生久視之道。

此章盡性以俟命底工夫。治人者。治己之神。純一不雜。念念歸真。絕妄遠思。清其內而心死。靜其衷而意亡。神魂守舍。鉛汞交加。聽其天然周旋於內。身與天同。氣合日月運用亦是周天之度。身形皆同湛寂之體。此乃治人也。事天者。清虛窮極之謂也。輕清而上浮。虛之至也。包羅萬象。無不含容。窮之極也。謂之事天。人能治人事天。無他。莫如嗇足矣。嗇者。儉也。一儉則易於虛。易於空。易於無。儉則妄念不生。妄念絕而心死。則不耗其氣也。夫惟嗇。是謂早復其元。習靜而氣足。德者。道也。早能回其心意。靜內潛修。反復元陽。不耗真一。謂之重積德。若能如此。重積乃德。則金水流通。先天到而無處不克。百脈萬竅。無不通連。而成一箇空空洞洞底大光明竅矣。到了無不克時節。

就入了湛寂之鄉。無人無物底田地。反不知其道之所以然者。空之至矣。則莫知其極。空之極。我不能知。極中又有生矣。莫知其極。可以有國者就是靜極。方見無影無形底虛無矣。不靜不能知。不靜極不能見。靜極見者。是有國矣。有了此箇。則真一自投。不待意為者也。意至復滅。意盡復現。真一來投。則有母矣。其中生化之機。口不能言。惟有覺照。有母方能生化。生化不絕。我用就無窮。常生常化。內有天機。中合道機。我明玄理。聽其自生自化。不耗於外。常固於中。可以長久矣。長久者。只要深靜其性。固生其命。性根命蒂從虛而入。從有而生。從空而成。生生化化。其用無窮。如此可以視長久之道也哉。治人事天。豈外此乎。總不過著而不著。不著而著。虛虛實實。生化之機。玄妙無窮。而道久矣。

治大國章第六十

治大國。若烹小鮮。以道蒞天下。其鬼不神。非其鬼不神。其神不傷人。非其神不傷人。聖人亦不傷人。夫兩不相傷。故德交歸焉。

此章去心之謂也。大國者。身也。治者。虛也。空也。虛生明。空生慧。虛極空極。陰陽合一。治身

以虛空為主。不要頑空。而要虛空。虛有存。空有具。如此若烹小鮮。言其虛空易得也。莅者到也。普遍也。周流世界。無不貫通一團真一之氣。一塊乾健之精。通身化而為炁。性抱命。命孕於性中。休作釋氏頑空。而道家一一有具。釋氏去身存性。道家化身養性。皮囊化為一氣。聚散無不有身。身若去而我何存。道家如此之妙。如此之玄。人有魂魄。魂魄各一。故為人。魂魄合一。故為仙。魂魄不虛。故為鬼。魂魄能空。故為神。其鬼不神。我無心而鬼難測。故鬼不神。非其鬼不神。天地不能度我。而況鬼乎。其神不傷人。神者。虛也。空也。虛空為實。靈靈為神。故不傷人。人者生也。神靈乃得長生。故無害也。非其神不傷人。杳冥湛寂之中。神不知為神。而我亦不知為我。故非其神不傷人。聖人以無心立脚。亦無意下手。心意窈然。故聖人不能傷人。如天地久也。神也。我也。神我合抱入無尋有。有中返空。兩無隔礙。俱不著於有。若存若亡之間。一氣貫通。而周徧天下。至道至德。交感為一。同歸於無極。以入玄玄之境。同歸上清之鄉。治身之要。虛空見矣。故德交歸焉。

大國下流章第六十一

大國者下流。天下之交。天下之牝。牝常以靜勝牡。以靜為下。故大國以下小國。則取小國。小國以下大國。則取大國。故或下以取。或下而取。大國不過欲兼畜人。小國不過欲入事人。夫兩者。各得其欲。故天者宜為下。

此章知彼知此底意思。大國。小國。天下。皆是我身。下上上流。合而為一。大國者下流。言其一身通透。無有隔障陰陽交泰。天地感而為孕。抱合乾坤。而真成矣。謂之天下之交。天下昏昏默默。不知已有。而有自現。大凡此章虛能實。空能有。不待自作聰明。造作而成小國者。虛無也。虛無通。天地成一大竅。玄妙而久。心不在焉。視而不見。聽而不聞者。乃得於玄。而通於道也。心者虛中不昧。杳杳冥冥之中。存一真性。養和萬物。蓄氣於中。貫通於外。各得其宜。皆是玄妙底宗旨。如此行之。清靜。外妄不生。內欲不動澄於心。去其意。灰其情。則小人不敢犯。誠篤宜慎。皆為大道提綱。上下貫通。內外貞白。如此故與天同。故天者宜為下。天下者。形也。大國者。性境也。小國者。虛靈也。形清靜。則性生。性清靜則虛靈不昧。虛靈不昧。則慧劍鑄。慧劍鑄。則外魔不生。外魔不生。則內欲盡除。內欲除。則虛中靜。虛中靜。則萬竅

歸通。萬竅通。則入於泄寂。而道成矣。故謂之大國下流天下矣。小國貫通也。此乃章中大旨。玄妙顯然。而後人得之。可以進道成玄矣。

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

道者萬物之奧。善人之所寶。不善人之所保。美言可以市。尊行可以加人。人之不善。何棄之有。故立天子。置三公。雖有拱璧以先駟馬。不如坐進此道。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。不曰求以得。有罪以免耶。故為天下貴。

此章言道之不可量。難以測度者也。一氣圓通。謂之道。道者。天地之包。萬物之奧。天無道不清。地無道不寧。天有道。不言而高。地有道不動而卑。萬物無道不生。萬物有道。所以化育。乾坤內外。無不有道。故為道之奧。道也者。不可須臾離也。天地萬物。無不稟氣而生。無不隨氣而化。人乃天地中之天地。可不以道為寶乎。捨氣安能生乎。寶氣安能死乎。噫道者氣也。無陰陽之氣。豈能化育而為天地為萬物者乎。道之寶也。即氣為之寶。捨其氣。又有何求。善人者。惜精惜氣之人也。生死捨於腹外。形身之生死不足惜。化身之生死實可寶。善人之所寶者此也。不善之人。從其實。就其有。

隨欲之生化。保目前之傀儡。美言可以市。市者。欲念也。欲念一起。便成幻境。如開市然無欲不縱。謂之美言可以市。行者。貪心也。貪心一起。如火之上然。莫能滅。日縱一日。無有底止。人人可以縱之為不善。就如求有之人。禍發而已莫能知。日貪其有以為美。何能棄之。謂之人人之不善。何棄之有。故立天子。天子者。神也。存其神。養其性。以置三公。三公者。性也。性之樞動。感一氣貫通。秉陰陽之升降。合天地之生育。得乾坤之正氣。四大部洲。皆為一箇。無有隔礙。雖有拱壁之障礙。以先駟馬之周流。貫通之後。不如坐進性守之道。聽其反覆陰陽。輪轉日月。合乾坤周天之度。秉天地清濁之分。不言不動。無聽無視。惟善以為寶。古之所以貴此道者如此。又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。不曰求。言其靜也。凝也。無求於動功到處。性現處。慧生處。內外虛白。自有天然之味以得。有罪者。貪也。妄也。去其貪。除其妄。以免外邪之侵。諸障之蔽。魔鬼之害。總而言之。去其心。斷其欲。捨其貪。忘其意。滅其情。種種業債。不能侵犯。故道者。萬物之奧。善人之所寶如此。以為天下貴。

為無為章第六十三

為無為。事無事。味無味。大小多少。報怨以德。圖難於其易。為大於其細。天下難事。必作於易。天下大事。必作於細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。故能成其大。夫輕諾必寡信。多易必多難。是以聖人猶難之。故終無難矣。

此章動靜合一。虛實並生。為者。不動而靜。此上為字。為無為。是箇空字。不動而靜入於空。空中自有。謂之為無為。事者。不有而無。此上事字。事無事。虛中不作。入於玄。不有而無。入於玄。謂之事無事。味者空中動而我知其味。此上味字。味無味。動而復寂。空中動而復寂。謂之味無味。道之大者。充而塞乎天地。道之小者。歛而入於微妙。道之多者。無物不有。道之小者。無可聞。無可見。亦無可言。言其道不能測度。大小多少。亦難衡量。修道者。歛於內。不現於外。此人人鬼神不能知。歛於內之小者。不見其大。歛於內之少者。不見其多。為道不彰。雖有加害。我不理之。若是乎報怨以德。圖充塞天地。大之多之。先以清之靜之。安我之神。定我之性。還我之命歛於內。為無為。事無事。味無味。必先於其易。為其無物不備之大者。必先於其為無為。事無事。味無味。而歛於內之細者。天下之難事。事者道也。必先於其清

之靜之易。天下之大者道也。必先於其湛之寂之之細。由此觀之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。故能成其充塞天地。貫滿乾坤。與我合一之大。而道體是以成之。故輕言道者易諾。得道者必寡信。殊不知在何處。多易得者。始勤而終怠。終無一成。故多難是以聖人始終如一。不易不細。若是乎挾泰山而超北海。如此猶難之。常存固心為無為。而無不為。事無事。而無事不事。味無味。而無不味。若是底聖人。故終無難成其大而塞乎天地。小而入於微渺。多而無物不備少而不見不聞。無可言之道也。

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

其安易持。其未兆易謀。其脆易破。其微易散。為之於不有。治之於未亂。合抱之木。生於毫末。九層之臺。起於累土。千里之行。始於足下。為者敗之。執者失之。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。無執故無失。民之從事。常於幾成而敗之。慎終如始。則無敗事。是以聖人欲不欲。不貴難得之貨。學不學。復眾人之所過。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。

此章混合陰陽。收斂天地萬物。合周天之度數。滿卦內之爻象。返之於未有。與混元合抱底意思。念無念。心無心。情無情。欲無欲。物無物。我無我。

如此纔能安。一毫著安而不持。萬緣不有。謂之安而能持。持字。不要看易了。要先難於安。纔能易持。兆者。了然明白。常常昏默。而若不明。其未兆明而不默。因其思也。思動則籌於心。言其太了然明白。而不若愚。故謀易生。脆者。日夜不放。存心意於運用。日耗其思則心不下。謂之脆。脆則魔生。至於我之真。崩而裂之。其形易壞。微者。稍有心神。使我不下。此皆道之病也。無心則無病。學玄者可勉之。如此病多。將何修之。默而為。誠而守。無念而行。為之於不有。寂然無我。冥然無人。治之於未亂之先。無為心不亂。無作意不馳。無功情不種。如此始可以言道矣。道乃何為。金也。木也。金生於水。木生於火。得水火而交併於土。交併者。不為不作。聽彼之天然隨氣之運用。不知不識。湛若天之清。冥若地之寧。聽生於毫末之初。發萌於無始之前。慎篤於我。謂之合抱之木。生於毫末。九層者。二土成圭也。還九之數。起於水。降於火。抱合而為圭。臺。即圭也。二氣交泰。累於中土。合成太極。從太極中。返於無始。即此物也。千里之行。始於足下。譬言道之不驟。行則易敗。遲則難來要不閒。常常溫故。時時在念刻刻在心。不可須臾離也。臨物不著。臨事不染。亦不要

死。死坐定。為者易敗。執者易失。全在著而不著於外。清心靜意於內。是以為作者。執著者。避陽就陰之病也。聖人無為亦無敗。無執亦無失。何也。因其心不在焉。視而不見。聽而不聞。食而不知其味。空空洞洞。二箇氣象。有有無無。兩段景象。聖人學道如此。民之者。氣也。若有則敗。若無成矣。從事。是有了。民之從事常於幾。故敗之。慎終如始。言其先靜而後靜中。雖有景象。從靜中而來。亦從靜中而返。本來面目。庶乎不失。聖人學道。全在於心。心靜故無敗事。心靜欲纔不欲。毫髮不生。謂之欲不欲。故不貴難得之貨。心靜故愚。愚故不學。謂之學不學。道從何學。亦從何傳。心靜似愚。即道也。將何學焉。故學不學。學不學。復我本來。與眾不同。故復眾人之過。生兮動兮。長兮滅兮。隨陰陽之氣。聽其自然之始。天地萬物。總不過二氣化育。故輔萬物之自然。因有敗有失。聽天然而不敢為。

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

古之善為道者。非以明民。將以愚之。民之難治。以其智多。以智治國國之賊。不以智治國。國之福。能知此兩者。亦楷式。能知楷式。是謂玄德。玄德深矣。

遠矣。與物反矣。乃至於大順。

此章渾然自得而得在。寂然自守而守成。窈窈冥冥。默默常存。與混沌符合。非以明民。民者氣也。為道之士非以明氣之往來升降之理。要混然不動。萬象皆空。自有一番景象。何必求明民之說耳。明中若愚故將以愚之。如今修道之士。只求於說。不務無為。為氣之樞轉。自難主持。故民之難治可知矣。智者。明白了然謂之智。俗語有云。聰明反被聰明誤。學道者。愚而能篤。誠而能守。以智治國則國失。國者身也。太明為國之賊。似愚非愚。若不篤而誠者。是不以智治國之人。身形康健。容貌溫和。三寶內固而不泄。身享太平。無魔侵害。如天地皆春。長生不死。皆因湛寂窈然。空洞無為之道也。謂之不以智治國。為國之福。古之善為道者。故能知此賊此福之兩者。就楷式了。楷式者。清靜而安。高明而和。不言不動。無有無無湛然常寂。非白非青。真常堅固之體。金剛不壞之身。謂之楷式。與道同體然。如是能知楷式者。是謂玄德之道。玄德者。仰之彌高。瞻之在前。忽焉在後。致中和之道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。故古之善為道者。必慎其獨也。如此可謂深矣遠矣。天地萬物。俱從順生。惟道逆之。謂之與物反矣。如是乃至於大順。從逆而順。

從順而生。復返於逆。歸於太玄。入於上清。保合太和混沌之體也。謂之乃至於大順。嗟夫。善為道者。難矣哉。

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

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。以其善下之。故能為百谷王。是以聖人欲上民。必以言下之。欲先民。必以身後之。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。處前而民不害。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。以其不爭。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此章以退以弱以柔以和為主。江海者。水之聚也。言其水善下之。故百谷者。天地萬物也。水為天地之脈。為萬物之滋。是以借水而譬之。水之最退最弱最柔最和。天地萬物。不能強之。不能遠之。言其道與水同體。似退似弱似柔似和。故水為百谷王。道亦然之。何也。水之善下故耳。道之能逆故耳。水之體。柔而不絕。道之體。柔而長生。總而言之。清之靜之足矣。水能川流不息。故以水譬之。水之勢故然。是以聖人在上位而不驕。順乎民情。學道而不驕。順乎一氣。聖人故欲上民。先以下之。故欲順民。先以和之。故不重不害。居上以退以弱以柔以和。則民無變。道以退以弱以柔以和。則氣不驟。故無重無害。無重無害。則民不爭。則氣不散。

以清以靜。居上之體。守道之要。譬言天地萬。道莫如水。道莫如氣。氣莫如心。心死道存。心默道守。安和泰山。穩如磐石。萬緣不罣。毫髮不染。莫如靜。靜則無爭。除水之外。道之外。莫能如是無爭。故莫能無爭。不爭則不害。不害則不重。不重則不前。而先後之不前則不下。不下則居上不驕。不驕則能為百谷王。能為百谷王者無他。言其善下也。善下者。為水為道。故以江海言之。是以聖人莫能與爭。

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

天下皆謂我道大。似不肖。夫惟大。故似不肖。若肖久矣。其細。我有三寶。持而寶之。一曰慈。二曰儉。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慈故能勇。儉故能廣。不敢為天下先。故能成器長。今捨慈且勇。捨儉且廣。捨後且先。死矣。夫慈以戰則勝。以守則固。天將救之。以慈衛之。

此章言道之微末。世人罕知。皆謂之大。大不足以進道。微足以進之。天下指眾而言也。天下皆謂我大。故似不肖。不肖者。言我大而不微。殊不知正所謂道。夫惟大故似不肖。若肖久矣。其字。指道而言。細字。言道之莫見乎隱。莫顯乎微。修道者。

篤慎謹守。無不合道。何為道。我有三寶。篤慎之人。一曰慈。二曰儉。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慈者。惇厚也。儉者。素風也。不敢為天下先退守也。仁厚和順清靜無心者。能之忘物忘形者。能之。捨己從人者。亦能之。慈雖敦厚。內有勇存。儉有素風。其量含洪。後常退守。自廣自大。人莫能知。慈故能勇。無勇空柔。故不成。儉有素風。常素不強。空溫不成。退而不先。空守無益。若圖勇廣而不柔和。若圖先而不後。如是者。其器不長。器者。中宮也。勇廣而加乎先。死矣夫。豈不嗟乎。和柔退守而固。剛柔相當陰陽合宜。乾坤有序。夫妻和合。子母不離。全在乎不肖。天可保也。以慈恆存。總不過退守灰心。柔和絕意。慈儉斷情。故六賊不侵。三尸無害。我以空防之。不假門戶。從何入來。故曰清而慈靜而儉。忘形物而不先。嗟夫。道之大矣。微矣。人不知其微而皆曰大。故不肖。不肖久矣。總皆謂之慈也。空虛若有。實中還無故器成。器成不死而曰道。惟守慈可以長生。慈者。謹慎篤厚。內和其光。外歛其形。內外貞白。是謂慈眾皆曰。大而不肖。道成者。不肖久矣。

善為士章第六十八

善為士者不武。善戰者不怒。善勝敵者。不爭。善用人者為下。是謂不爭之德。是謂用人之力。是謂配天。古之極。

此章以清更靜。以弱更柔底意思。善為士者。士字。作道字看。善能固守道者。似天之虛。地之寧。山靜水清而不武。不武者。靜極不動也。善為道之士。至清而不動。善戰者。聽天機之自然。不假造作。無繫於心。無關於情。無動於念。聽天機之自轉。無毫髮之染。故不怒善勝敵者。強則多敗。柔則尅之。以氣御氣。無種於情。不假乎爭。空中勝之。無裏爭之。以無以空故不爭。善用人者。人。即是先天。到無為處。我不能用乎人。人不能用乎我。隨二氣之週流。任五行之運動。不用修為而為之下。如此者。是謂不爭之德。德者。道也。不爭之德。即是無為之道。如此者。是謂用人之力。靜極炁生。炁生神化。神化歸空。力者。道力也。如是謂用道之力。如此者。是謂配天。天以無為而治。道以無為而成。玄妙合天。謂之配天。古以淳化之風。道以淳化而成。天之高也。虛也。古之淳也。道之玄也。皆到至極精微之處。謂之配天。古之極皆從一善來。故能不武。善戰不怒。勝敵不爭。能用人之士。為下者故能配天。古之極。

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

用兵有言。吾不敢為主而為客。不敢進寸而退尺。是謂行無行。攘無臂。仍無敵。執無兵。禍莫大於輕敵。輕敵幾喪吾寶。故抗兵相加。哀者勝矣。

此章隨天機之舒動。任陰陽之運行。不待造作而為道。借兵以喻氣。言道無用心處。無著意處用兵有言。起下文之意。修真者。不敢為主。主者用心著意是也。客者我真也。清靜天真候二氣來升。不敢勇於前而退於後。一段中和之氣。天地位焉。萬物育焉。在乎精粹純一。常處中和底景象。是謂行無行。攘無臂。任天河之水流。仍無敵。待他生而我方迎之。執無兵他雖勝。我以柔制之。我若以意迎之。心取之。是我輕敵也。禍莫大於輕敵。輕敵者。幾喪吾寶致崩於鼎漏於真。大道失矣。皆因抗兵相加之故。而不能勝。衰弱退後者勝之。用兵無他。中和而已。

吾言甚易章第七十

吾言甚易知。甚易行。天下莫能知。莫能行。言有宗。事有君。夫惟無知。是以不我知。知我者希。則我者貴。是以聖人。被褐懷玉。

此章我知我有。人知我無。我行甚易。人言我行難。大道貴於己知。不公天下。吾者我也。我非我之身。即我之神也。定於性。靜於神。定靜恆常。我難言妙。雖難。言易。而行甚易。謂之吾言甚易。道難乎知。知者易行。我知其易。天下莫能知。天下者一身也。炁生於混沌。入於冥忘。昏默之中。不知我存。故莫能知。怕默之中。無有運用。隨天機之自動。我不能為主。故莫能行。言者口口相授。片言一語之中。指點一二。就有了宗旨。有了把柄。謂之言有宗。君者心也。萬事從心。心存意在。心死渾忘。渾忘之中。自有主宰。歷歷自驗。謂之事有君。夫惟無知乃能成道。是以不我知。獨修獨行。孤陋寡聞。坐如磐石。性似太陰。氣若長河。川流不息之中。惟我自樂。知我者。是以希。希我知者。是以自貴。古之聖人。是以被褐。而外若無為。內實懷玉。玉者。虛靈之至寶。無為之至真。我之懷我之寶。懷我之真。是以天下罕知者矣。

知不知章第七十一

知不知上。不知知病。夫惟病病。是以不病。聖人不病。以其病病。是以不病。

此章是以無言開化。無為修身。聖人知道。實無所

知。無所知。斯為真如。上等之人不知其言。不知其修。故不知為真知。俱在先天中一炁運行。五行自轉。陰陽無意而和。造化無意而成。如此觀之。有何知之。是以不知為知。真知者不知。真知之人夙根清靜。謂之上。上不知之。溺心者。專意者。死死運行。是為我病。夫惟二字。解作者箇二字。如此死死運行。溺意專意者。不隨天機自動。靈神自舒。強為我知。是以病。者箇纔為真病。清心靜意者。忘物忘形者。立命於虛無。存性於空靈。坐如磐石。氣若流水。四時無寒暑。人以我為病。如此者。是以不病。聖人不病。以其病。人亦病之。病是以不病。

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

民不畏威。大威至矣。無狹其所居。無厭其所生。夫惟不厭。是以不厭。是以聖人自知。不自見。自愛不自貴。故去彼取此。

此章一團至理。一團玄妙。劈邪歸正之說。民者。先天至寶。威者。使也。用也。至道無使。至玄無用。冥然自生自化。不待做作有為之事。虛靈至極。明其心。見其性。先天自生。流貫天下。意不使。心不用。至寶不畏其威。如此大威至矣。狹者。限

於所。存於處。大道無所處。待先天見。自有著落。命即存矣。謂之無狹其所居。先天見萬國九州。無不通透暢然。性命從此合一。歸於虛無之中。按天地之度數。合日月之儀。秉乾坤之象。符陰陽之氣。同四時之生。化肅殺之機。長長如是。不假間斷。謂之不厭其所生。夫惟。是者箇二字。者箇不厭。方是大道。是以道祖聖人。成道如此之不厭。不厭者。無止其所生。無厭其所化。自生自化。內合天地陰陽之理。外成山嶽不動之形。外靜自然之靜。內動自然之動。是以聖人自知其有。而不自見其形。自愛其道。而不自貴其形。是以聖人。去彼之形。而留此之真。血化膏。心化虛。形化氣。而成自然之真。去彼之假象。存此之真形。聖人修道。不畏威也如此。。

勇於敢章第七十三

勇於敢則殺。勇於不敢則活。此兩者。或利或害。天之所惡。孰知其故。是以聖人猶難之。天之道。不爭而善勝。不言而善應。不召而自來。坦然而善謀。天網恢恢。疎而不失。

此章清靜自然工夫。無為至玄底大道。勇者有三。有血氣者。有強暴者。有果斷者。此世之勇也。惟

修真之勇。割愛堅固是也。勇於敢。則身心為利名所牽。命故殺矣。先天盡矣。三寶耗矣。真元死矣。故殺。雖勇未堅。此也。謂之勇於敢則殺。心靜而空。意絕而忘。情欲斷而無。常存柔弱中和。無世塵所染。戒慎恐懼之心。常常清靜虛無與天同體。則真元來朝。一氣周流。無毫髮所染。湛寂自然。任二氣流通。日月共照其道乃得。勇於不敢者此也。天地壞而真靈不崩。世世長存。謂之活也。內清真朝。內靜氣固。清靜養神。靈虛死心。謂之活也。只有性存。命來固蒂。謂之活也。何也。。言其利則殺。故害。天之所惡。盜其至寶。而不同天行事。天之所惡。風也。雲也。迷乎宇宙而不清。天之所惡雷也。電也。震乎六合而不寧。言人之好動而不善靜。易迷而難清。此天之所惡也。天者。我靈也。意取耗其真。心存耗其精。息通耗其氣。內運耗其神。如此者。我之真靈所惡也。天即我真也。我之真。精一純粹。孰能知此者。孰能如此故。孰能知天惡。好動務有者。勇於敢也。故天惡之而殺。清靜自然。篤慎謙柔。中和之勇。勇於不敢者。故天不惡而活。勇於敢者。易進而不成。勇於不敢者。難進而易就。是以聖人猶難之。何也。聖人體天合道。清虛混元。故似天道不爭而善勝。勝者。起也。

來也。至寶來而天下暗迷。則炁即混沌不分。二炁交合。成為太極五行運動而有。歸於虛無而成。無極。與道合真。湛然常寂。而為之天道不爭而善勝。天道既不爭矣。不爭。即不言也。不言而善行。不取其意。不用其心而真炁合一。自然來矣。是以聖人猶此之難。故不謀於有。不謀於心。不謀於意。而謀於湛寂杳然。混然一體。不知其道。不知其玄。而天網恢恢者。恢恢者死心之謂也。天者。我也。網者。昏默無主之謂也。疎者。忘物忘形之謂也。物形既忘。而真心不失。而字。指形物言。莫當虛字過文看。我之真。昏默不醒。形物不分。不失真性常存真心了然至道。何殺之有。何惡之有。何爭何言何取。而謀之。故無利而害不生。以此常活。謂之天網恢恢。疎而不失之勇也。

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

民不畏死。奈何以死懼之。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。吾得孰而殺之。孰敢常有司殺者殺。夫代有司殺者殺。是謂代大匠斲。惟代大匠斲者。希有不傷其手矣。

此章清靜心地。割斷愛根。虛無下手。實處著脚。以空還空。實有所得。得後返空。寂然至道。民不畏死。民者氣也。清靜惜氣。內秉中和。外無耗散。

坦然自固。與天同久。湛然常存。何死之有。謂之民不畏死。奈何以死懼。因人從順道。不返於逆。日耗真元。故常耗而不固。年年不惜。日日不保。以至於老枯朽之。槁槁乎豈不死乎。自取之。奈何反以死懼。若使民常畏死。孤寡而不和。陰陽而不合。萬物而不生。為之奇者。不能偶矣。奇者陽也。偶者陰也。陰陽合而成道吾者。我也。吾得孰而殺之。吾得至道。孰能殺害之。至道有形無質。有影無跡。我得其妙。誰能殺之。孰敢常有司殺者。有司者。我之心也。我死其心。使其無主。勿起思妄。勿起殺害。勿起執著。常常平等而不動。孰敢使有司而殺者。必無是理也。總不過清靜自得。無使我之心。亂我之至道。謂之孰敢常有司殺者。殺。是亂其本心。無所不為。自耗真元。自取其死而殺之。謂之殺。夫代有司殺者。是我隨心轉動。不能自主。我害我也。謂之代有司殺者。我害道也。謂之代有司殺者。故殺。大匠者。巧工也。巧工之人。玲瓏其心。虛靈其神。貫通其意。無所不作。了徹於胸。若使愚蠢之輩。代而作之。必害其事。故殺之。苟能免其害者。希有不傷其手矣。譬如人之為道巧精。巧炁。而又巧其神。虛無自然之理。空洞自玄之妙。湛寂貞常之道。天然自得。與天地同體。與日月合

期。陰陽自然好合。五行自然流貫。內秉至道。外合真全。假使有作之輩。晝夜運行。後天抽添穀氣。猶如愚蠢之輩。代大匠而斲之。未有不害其生也。如有作者。不明至道。隨心搬弄。未有不死者也。只要惜精惜氣惜神。盡性以俟命。命歸而返合於性。打成一片之為道也。果如是。民不畏死。何懼之有。故以大匠譬之。代之者。希有不傷其手矣。

民之飢章第七十五

民之饑。以其上食稅之多。是以饑。民之難治。以其上之有為。是以難治。民之輕死。以其求生之切。是以輕死。夫惟無以生為者。是貴於長生。

此章以無為自化。不求生而乃長生。民者。我也。氣也。我不食。飢從何來。以其惜氣保身。閉五官之門。固我真之室。人若大開門戶。貪好五味。日漸一日。習氣太甚。是以飢之。人飢者。以其愛身之故。殊不知反受其殃。以其死故。若求長生者。上者。心也隨分食祿。心不貪求。口不貪味。一心內照。是以不飢。以其心食稅之多。稅者歛也。人之不食。畏其生也。不是要人辟穀。是要人一心內固。不貪不求。食而不知其味。一心向道。故無飢也。一心貪求。是以飢之。挈思食之心思道。何道

不成挈稅食之心稅身。何身不久。如此纔叫箇不飢。民之難治。因我之思多。心多。思多則欲生。心多則事不了。欲靜事清。民豈難治。以其上之無為明心見性。氣有順逆。以無為自化。則和於中。靜於內。安得不治。雖無為而心不死。是以難治。不是教人瞎坐。肉心死而真心見。無為化為有作。有作者。天然自動之機。陰陽隨分之化。乾坤從無而生坎離。坎離得混元之氣。而合至道。於是復返於清靜。外無息而氣內輪。淳化之極。何難治之。雖無為而入禪。是以難治。民之輕死。何也。以其求生之切。未飢先思食。食到思甘。未寒先思衣。衣到思麗。見色思姪。見財思富。富到貪之。身安思祿。祿到求爵。爵高思壽。五金八石。終日服之。學彼延年。無所不至。此求生也。求存世也。殊不知反害其生。何也。因貪因求。日費其思。遂耗其陽。日漸一日。是以輕死。欲得長生。無是理也。欲求長生者。何法治之。無稅其食。無空無為。無求生之切。一心內固。外無貪求。內外貞白。貞白者。夫惟無以生為者。是不求生而固道。道存者故不死。是貴其生也。苟能如是。寧有死乎。

人之生章第七十六

人之生也柔弱。其死也堅剛。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。其死也枯槁。故堅強者死之徒。柔弱者生之徒。是以兵強則不勝。木弱則共。強大處下。柔弱處上。

此章教人惜氣內歛。藏神內用。中和修身。無為養道。人乃寄天地中一物耳。物有長久者。有速敗者。人之生也死之門。死也生之戶。人秉天地之秀。得陰陽四時之氣。感父母乾坤之精。皆是一派中和之氣。生而為人。養而成體。長而形成。得道以成仙。失道以為鬼。俱在和與不和之間。在己之修為而已。己之修為。其柔弱也故生。其堅剛也故死。於是方為人之生也柔弱。其死也堅剛。無他。在於中和二字之間。人生柔弱者。外則能保身。內則能煉神。堅剛者。外則能殺身。內則能死神。人之修行。譬如藏物。封固堅者。無風雨霜雪之苦。故長存露於外者。有日曬夜露之苦。故敗之。人若體此修身。中和惜氣平等歛神。死生二路。在我之柔弱剛堅之中。其柄在我不在天矣。人若有為者。強而行之。是用心用意。堅執剛勇。一頭行去。無返避之心。謂之其死也。堅剛人若無為者。忘心灰意。聽其天然。不假修為。道自混元。謂之其生也柔弱。苟能體此行之。則生而不死。不能如是。則死而不生。去其堅剛。忘其柔弱。則不死不生。草木萬物之生

也柔脆。萬物之中。無不中和。言其不行不動。不睹不聞。不言不食。感天之雨露。得地之和氣。無風折之。春夏長於外。秋冬斂於內。故來春尚有生氣。謂之柔脆。其死也枯槁。言其可玩之材。可用之質。人之愛也。慕也。不能忘情於他。故遭人取之。因他之美質。故枯槁矣。又一等不得天地之氣。又無雨露之施。日暴之。風折之。不枯已槁已而何。譬人之不修。譬人之豐衣玉食。功用於外。不修於內。萬物之枯槁。由人之死而不生。人之死而不生。由萬物之枯而槁矣。二理一也。只在和與不和閒耳。和者退也。無用也無材也。無心無意也。無物無形也。一團混元之氣。斂神惜精之謂也。嗟夫。柔弱者生之徒。堅剛者死之徒。是以客氣勝和。有為害中。心意使之然也。謂之兵強則不勝。木者和之根。中之苗。根苗中和。內外共斂。謂之木弱則共之。強而大者。處下以為鬼。故死之然也。柔弱者。則居上以成道。無他。明於心者。謂之柔。見於性者。謂之弱和於中。謂之生。明心見性。生生不已而成道。迷於心者謂之堅。亂於性者謂之剛。不和於中者謂之死。迷心亂性。死而已矣。上下於此明矣。

天之道章第七十七

天之道。其猶張弓乎。高者抑之。下者舉之。有餘者損之。不足者補之。天之道。損有餘而補不足。人之道則不然。損不足以奉有餘。孰能有餘以奉天下。唯有道者。是以聖人為而不恃。功成而不處。其不欲見賢。

此章平等待人。平等修己。言人道天道。不過一理。皆是致中和底道理。天之道。不言而高。不名而尊。不動而大。此乃天之道也。天之道猶張弓乎。弓者。中也。入矢為中。不高不下之謂中。力大而放則射。射者去也。不為中。力小而不滿弦。弦不滿則不中。天之道。猶之乎弓也。不過不及之謂也。過者不為中。不及者亦不為中。天之道中而已矣。不足者。補其足以為中。有餘者。損其餘以為中。是以天道如此。人道若如之。即合天道。如今人道則非也。不中不和。見有餘者。損之。不足者。亦損之。自恃其強壯。殊不知損之又損。安得有餘。人若合天道。內固中和隨先天之自然。不言不動。而中其的。若是者。孰能以有餘奉。天下。能以有餘奉天下者。唯有道則然也。有道者誰乎。是以古之聖人。唯聖人能以有餘奉天下。。何也。因其為不自逞。不自恃其有餘。功成不自居。不自處其下也。因其能合天道。猶之乎張弓者然。不徧不倚之謂也。故古之聖

人。內省不有。隨乎混元以自修。故不自見其賢也。因退修自固。以中和體天而合天道。補不足。損有餘。而合張弓。張弓者。中而已。凡人修道。內外合天。氣秉於和而居於中。天道人道盡矣。故道祖以張弓譬之。不過一中也已矣。通章一中字盡矣。道德五千。亦一中字盡矣。離中字即非矣。

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

天下柔弱莫過於水。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。其無以易之。弱之勝強。柔之勝剛。天下莫不知。莫能行。故聖人云。受國之垢。是謂社稷主。受國不祥。是為天下王。正言若反。

此章教人以柔以弱修身。以和以中修道。天下之至弱者。莫過於水。水之性柔。體水之柔。修道乃得。天下之至堅剛者。土也。萬物不能強土。惟水能之。水之柔。能尅剛。故譬水也。水者。人之性。萬情萬欲。千心千意。性能治之。性若水。心地清靜。性若水。形骸隨之水能長養萬物。性能收伏身心。水能滋土。性能固道。無水土烈。無性道分。道者。心也。性不存。心外馳。故分也。心分。道安在哉。用心者非道。離心者亦非道。故譬言天下柔弱莫若水。性非氣質之性。清靜天命。本來之性。故堅強

莫如水。誰能行此水者。誰能勝此水者。謂之莫能行。莫能勝。人若存性孰能行之。孰能勝之。故柔弱勝剛。聖人云。柔弱者。社稷之主。天下之玉。社稷我之身也。天下我之形也。性柔弱。心能和之。心和氣固。氣固道存。道存真心現。真心現。方知玄裏微妙。如水之川流不息。無風浪靜之謂也。天下水之柔弱。如性之中和。水之川流。如性之炁運。水之恬淡。如性定而氣固。水之淵源。如性之默默。水靜魚潛。性定命伏。何水無魚。何性離命。水聚魚藏。性存命固如此類推。性命之理畢矣。故柔弱莫若水。修命莫如性。命乃人之根。性乃命之苗土乃萬物之父。水乃萬物之母。無父不生。無母不養。命乃人之父。性乃人之母。無父不固。無母不成。水不能離土。性不能離命。水土滋生萬物。性命煉成汞鉛。人若體此。道立成矣。

和大怨章第七十九

和大怨。必有餘怨。安可以為善。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。有德司契。無德司徹。天道無親。常與善人。

此章克己修為。篤慎自守。和怨於人。而不自取之也。和怨於人。必有餘怨。安可為克己篤慎者也。

善修己者。自潛自固。。不親於人。如是可以為善矣。一親於人。則有怨於人。不親則不怨矣。如是不和大怨。庶可以為善乎。和者。偏愛也。偏親也。不偏著中。則無餘怨矣。是以聖人修己。如此無偏無斜。而執左契。責己而不責於人。惟有德者。司其契矣。無德司徹。不與上天同德。故司徹矣。契者。普徧也。天道無私。普徧而無親。人道偏倚而親愛。故有餘怨人能體天之無親。不偏不倚而執中。常存普徧之心。與天同善矣。天道無私不親。無餘怨而常善。故常與善人同矣。道君之意教人內秉中和。外安磐石。不偏不倚。無愛無親。惟精惟一。允執厥中。故無和大怨。而無有餘怨。可以為善。而同天之無親也。惟聖人能司其契者能之。與天同德矣。故常與善人。道與天合矣。故無和大怨。而無有餘怨者也。無他。不言不動。無視無聽之謂也。

小國寡民章第八十

小國寡民。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。使民重死而不遠徙。雖有舟輿。無所乘之。雖有甲兵。無所陳之。使民復結繩而用之。甘其食。美其服。安其居。樂其俗。鄰國相望。雞犬之聲相聞。民至老死。不相往來。

此章教人知方所。知運動旋轉之機。毋得空無方為

不死之玄機。小國者。中之中也。寡民者。氣之深也。器有什伯。非止一處。皆傍門導引之法也。可以一己之功。久必悞矣。非聖人流傳之法。故而不用。虛裏能見小國。氣靜而知寡民。此至道微妙。非什伯之器。靜極小國見。氣深先天起。那時方知先天大國。自然玄妙。運動周流。一竅生百竅。百竅生千竅萬竅。一一貫通。皆成大竅。此時光照十方。虛無大地。謂之小國寡民。何必使有什伯之器。而不用也。又何必使民重死而不遠徙。遠徙者。存想之功。何處起。何處凝。謂之遠徙。著心用意。謂之重死。使民者行氣之說也。人能小國寡民者。雖有三車。三關度數之說。無所以意乘而用之。雖有文武甲兵之說。無所以心陳而用之。修至道者。深其氣。返淳化之風。朴素以復古道。如是清之極。靜之極。清靜至極。無心自動。無意自行。隨天然使民復古道。結繩而用之。結繩者。一團混元之氣也。清如斯也。靜如斯也。方動自然運動。運動時。方知其味之甘。其服之美。其居之安。其小國寡民之俗之樂。鄰國者。我之形也。相望而化為清虛之境也。雞犬者。我之心意也。相聞而化為太清之地也。如是安於大定不動。而復返清靜。歸於無始之先。。謂之民至老死不相往來。小國寡民者。與道合

真也。

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

信言不美。美言不信。善者不辨。辨者不善。知者不博。博者不知。聖人不積。既以為人己愈有。既以與人己愈多。天之道利而不害。聖人之道。為而不爭。

此章言聖道無聲無臭。不睹不聞。極矣至矣。信者誠也。信於言而不為美。美者鮮也。美於言而不為信。至道少言。至玄寡語。少言寡語。至道立基。辨者。分割也。善者存道也。有道之士。不分人我。謂之善者不辨。能辨別明白者。務於外。聰明外用。日耗元精不能默默自守。為無道之不善也。知者聰明過人。博覽世事。而不為知道之善者。精神全用於外。不能篤慎固守。與道相離。謂之博者不知。言其善道者。不睹不聞。無言無動。那善道底聖人。何常存觀之心。雖不睹而實內睹矣。何常存聞之心。雖不聞。而實內聞矣。何常存多言之心。雖不言。而實有言矣。何常存不動之心。雖不動。而實內動矣。聖人之心。空空洞洞。無毫髮罣慮。心地光明。內外貞白。謂之聖人不積。故既以為人。己愈有。既以與人。己愈多。言其聖人之心。與天平等。濟人利物而無害。聖人之為道也。中和而不爭。言其

不博不辨不信。固己。不博不辨不信故心地不積。
心地不積。故聖人善為道者。故不爭。不爭纔與天
平等。平等纔不分人己。濟利而不害。吁。聖人之
心。美矣。善矣。知矣。中和而合道矣。